

新 大 陸

12



詩
雙
月
刊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2002

二零零二年十月第七十二期

創刊十二週年

●遼寧詩人作品輯

目

錄

No.72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秀 陶	理會／從頭來過	1
劉 川	下午的祖母	1
夏 野	浮雕六記	2
陳銘華	人面不知何處去／ 意大利薄餅	3
蕭 蕭	情感的斷片	3
李雲楓	夜曲	4
殷龍龍	四月紅恤衫	4
紀 弦	超現實的三十年代／ 在畫板上戳亂	5
向 明	悲傷十四行	6
馬 非	考古學家	6
伍 木	黃河三渡／廈門海關	6
莫 云	牽繫	6
黃伯飛	老景散句	7
杜風人	天龍二帖	7
施漢威	戰歌	7
秦 松	某夜	8
楊 克	對一小塊頑癬發起攻擊	二首 8
林德功	給一位朋友	8
魯 鳴	意大利浪漫曲：幻覺	二首 9
雲 亮	撫摸秋天	9
張 耳	冬至	三首 10
孟芳竹	飛翔	10
桑 克	貓追著自己的尾巴／祭奠	11
任 知	站台／揣測	11
天 外	致幸福的紅櫻桃	16
陳積民	溫暖的詞	16
心 水	陌生人	16
遠 方	一棵（排）樹的問題	17
林 子	隱藏／時間／遺像	17
沈浩波	森林	三首 18
劉強本	戀愛／前門／傷	18

藍 亭	夢與世界	19
冬 夢	詩的世界擴張你我……	20
葉盛生	逃吧／入定／詩的預言	20
五 月	隨想	20
莫 非	清涼山／石梯	21
北 塔	圓明寺／拾錦塘／東白漾	21
臧 棣	在戴維斯	22
林忠成	迷途者／殺人犯的親情	22
七竅生煙	或者河的西岸／再遠一點	22
秋 夢	夢／左手的抗議	23
游 離	在一個有霧的清晨	二首 23
梅 辰	再見	23

邊寧詩輯

冷面狗屎	靜靜的歌	四首 12
李輕鬆	在心碎的路上……	二首 12
麥 城	跟隨北風生活	13
包 睿	午後的獨唱	三首 13
張忠軍	電梯／細節	14
狂犬疫苗	給予	14
蔣振宇	夢中的老虎	14
王 健	牙齒的功能	14
姜慶乙	帽子／石頭	15
木 樺	春風的力量	15
鬼 金	午夜裡醒著的……	15

譯詩

秀 陶	杜伊諾哀歌	／里爾克 24
桑 克	弗蘭克·奧哈拉詩	四首 25
Mindy Zhang	美國女詩人作品選譯	26

評介

龍彼德	沉潛與超越：洛夫新論	27
黃伯飛	說詩小札	31
向 明	詩中的繁花	32
秦 松	圓中之圓方外之方	32
劉耀中	索洛、愛默生和傑佛遜總統	33

詩訊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雪 陽 (澳洲)
魯 鳴 (紐約)
海 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沈季夫 (加州)
何 奇 (洛杉磯)
陳耀祖 (越南)

■秀陶

理 會

有一天我去到一個一輩子也不曾去過的小鎮。走在窄窄的街道上，我遊目四顧，驀然間覺得四週的景貌頗有點眼熟。左手邊一幢房屋的形象，約略剝落的舊漆，門窗的大小，方位的配置，都是我每日必見的那樣。我停步閉眼，想：大約五步之前應該有根電桿，電桿上應有幾張殘破的招貼（不知有否新貼上的？）電桿的右前方是一個鑄鐵的圓溝蓋……我張眼：電桿、溝蓋果然就在那裡（也不見什麼新的招貼）。我清清楚楚地理會到我一定是回到了那個極其波折的前生。我快步跑向街角的一幢房屋，擂著門，大聲地呼叫著她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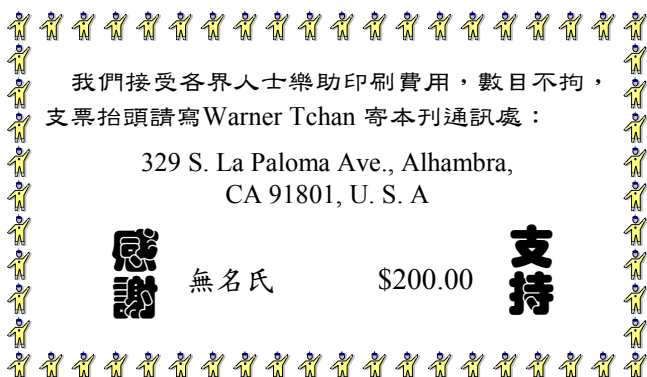
從頭來過

那是一個快車從不停靠的小站。一出車站便是一條直直的鄉道，略有坡度。走不到一盞熱茶的工夫就在鄉道開始轉彎的地方有一棵濃密的榕樹，蔭覆的面積特大。樹下僅有一丘孤墳，有碑卻無銘文。趕路的人愛在樹下納涼，愛坐在碑頭或者抽菸或者聊天。所以在這棵樹附近經常都比那荒涼的車站還人多、還熱鬧。但你不可趕在九月九日黃昏九點九分九秒的時候來到墳前，不然那墳就會裂開讓你走入，讓99999加1，讓一切都重新再來過……

Aug. 2002 L. A.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感謝 無名氏 \$200.00 **支持**



■劉川

下午的祖母

乾巴巴的老女人，用她的忙碌和沉默把小院子裝得滿滿的。
她的長柄斧舉起，又落下
劈開中間的那一剎那寂靜傳得更遠。
之後是給牛添些豆餅和麥麩
然後把裝奶的木桶洗刷乾淨。
把毛手毛腳的大兒弄壞的手推車
修好；把小兒子的鴿子喂一遍，
而小孫子的玩具——那被拆散的
鐘的零件總得回到一只盒子裡去吧。
把梯子搬到牆後煙囪下，手摸
粗糙的槐木橫檔，丈夫就是這麼幹活的
他大聲對下面喊：來些泥巴，而今他也成了泥巴。
歇息時，把院門關好，房門也關好
她知道，那大衣櫃底下夾層裡的紅布包裡
有什麼在等待：那是些發黃的青春，
她看那些照片，顯然不是用眼睛
而是用回憶。
之後是接著幹活兒：打掃院子、洗菜
擦玻璃、做晚飯，把抹布和桌布洗了。
當活兒一件接一件幹完了，什麼事兒也沒有了
她乾癟的身體停下來，這小院子多空蕩啊！
五點正，孩子們就會回來的，
而現在是四點半，外面起風了。
晾衣繩上舞蹈著的孫女的胸罩，紅絲巾和
兩條花格裙子，被她的眼睛緊緊握住。
她把嘴裡的假牙放到搪瓷缸裡去
把塌陷的嘴巴放在兩隻乾枯的手掌中間
——她孩子般啜泣起來。

2002年寄自瀋陽

■夏野

浮雕六記

之一、變形蟲

滿堂文武善變善變善變，天上地下無聲無聲無聲。肉眼摸不到它的芳蹤，顯微鏡下查不清它的真面目。

辭海裡詮釋它的形象，誰又能理解嗎？尤其是它的心魂。看它男盜女娼，看它偷樑換柱，看它張燈結彩話繁榮，看它虛張聲勢道幸福。反正高樓廣廈一塌下，於它及它的家族毫無分文損傷。

游哉我行，閑哉我素。浮浮沉沉，空空洞洞。不見天日，池城平靜。

之二、臭蟲

排排坐，吃果果，你一個，我一個，肚皮凸，盹得著。

髒的它喜愛，白日不動彈；香的它貪婪，專操夜鳴曲。酒醉果腹，吮血過活。腫的是你，紅的是你，痛的也是你。這一切的一切仿若生命的真諦。它肥頭大腦，大腹便便，吃喝玩樂，橫行鄉里。弱勢群體在天邊管不著，底層意識在海外摸不到。死亡被陽光砸碎，不見屍不見屍不見屍。“老子天下第一，誰又能管得著我！”

死了的魂不須埋！乾癟了的夢無骸骨！

之三、蒼蠅

光天化日之下，陰天霉雨之中，擁有多少如此這般嗡嗡叫的死靈魂？

日有停滯期，夜有安樂居。無論大頭小頭紅頭綠頭賊耳鼠目，灰臉白首，都會有臭的肉爛的魚混的流污的水來熱烈擁抱。它們大言不慚，喋喋不休，高堂騎大馬，臨空奏凱歌。叫的震天響，夢遊阿爾卑斯山，鯨吞南極冰；唱的高萬丈，跨過密西西比河，搖動北極寒。

嗚呼！顛倒的世風，怎能由它評理佈道！?

之四、蚊子

歪嘴和尚先唸經，哼哼著小夜曲，大大方方輪著陸，偷偷摸摸擊擊鼓，先宣誓後見血，叮上幾口論英雄。繼承孫子兵法，玩弄陰謀陽謀權術，歛歛歛歛打著呵欠，打打拉拉開著玩笑，去尋覓新的領地，去摸捉新的風範，去製造新的圖騰，去印證新的血淚史。端坐大堂，笑聽掌聲，忽導忽追，離奇叢生。

恩怨情仇，誰打傘活的死的一籬筐？去去去，誰敢大吼！

紅燈綠酒，誰網絡金的銀的無限量？來來來，誰敢投訴！

之五、蝎子

翹著尾巴一根針，描摹天際錦繡紅。肝腸九迴，笑口常開，雅俗有別，風流上乘。

舉著雙臂兩把箝，出沒幽谷誇野性。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好大喜功，死活不聞。

陰曹地府，日日夜夜多喝些無關大局。醉中擺王孫夢香臭融一統，夢中吻花蝴蝶野味逗歡心。

睜著眼閉著眼，皆為它沙龍。

天連地地連天，總許它出殯。

之六、蜈蚣

它在同族同宗的山野間，爬山洞，走泥丸，避陽光，貪陰森。擁帝宮，窩裡鬥。暗無天日，時光倒流。玩世不恭，滿月獨秀。打開窗戶：盛世，紛紛擾擾跑官鬻爵，千奇百態，無奇不有；亂世，齷齪齷齪舞刀動槍，橫斜操縱，啼笑皆非。心腸惡毒，滑天下之大稽；手段卑劣，暴日月之無術。

稀奇古怪的景象，萬表風光之現實，不務正業的醜態，黑裡透紅的肥胖。

“讓尼古拉的統治永遠受到主的咒罵吧，亞門！”

2002年八月三十日於紐約康尼島

■陳銘華

人面不知何處去

午後三時，穿過一些會和許多不會唱歌的樹，我又來到了聖地牙哥加大校園內那座頗具特色的圖書館。一條穿上絲襪的蛇適時地，從草叢中的腳跟處緩緩游向開滿鮮花的大腿上方。雲朵聚完又散，樂園失去又回來。此刻任憑多燦爛的笑容，也被屋頂上那一塊塊熱愛陽光的精靈吸食了去

一雙高跟鞋茫茫獨對漸漸暗淡下來的天空

2001年六月廿日聖地牙哥

意大利薄餅

吃Pizza時無端想起鐘錶，無端端地被齊齊整整切割的時間！雖然鐘和錶和時間都有多種面貌：方的、圓的、角的、赤裸的、密實的、花心的、沙的、水的、金屬的、塑膠的、玻璃的、神經中樞的、集成電路的……不過，當地球決定跟著太陽轉，當人類決定跟著地球轉，它們的宿命就註定是圓的了

我們一刻鐘半刻鐘的吃著，天天感嘆“逝者如斯夫！”，天真地以為隨著球賽進行，Pizza遲早會被我們吃光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卻完全忽略了物質不滅的定理。歷史上最偉大的魔法師——耶穌以一餅二魚餵飽了多少人？哦，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教徒，我只不過在看電視吃Pizza，連想也沒有想過什麼唯心什麼唯物主義

2001年十月二日洛城

■蕭蕭

情感的斷片

1 往事和花朵此時凝聚在時間的背後。

楚楚可人的臉龐，此時走進了心跳的記憶裡。南方行走的背景中，我的手握住一種隱藏的疼痛。

一股裊動的綠風在時間的縫隙間流暢，花開的聲音裡，太陽抖動的羽毛在風洗煉著樹梢上有些縹緲。

而大面積的曙光中，滴血的思緒卻一直在心頭泛濫。思想觸及遙遠的真實，過程的反映：騰起、滑落與顫動。行走，一切都感到饑餓。

2 站在八月的陽光下，抽去所有的背景，展開的是詞匯是緩慢還是迅疾？

目光逡巡城市的上空與歲月交接，握住深處浮起的往事。路是如此的漫長，到處是語言不可企及的空白。

記憶的斷面，流放著切割的感覺，呈現一種格言的情緒，發出質地純正的金屬的聲響。

我的手伸向長度的極致，而我只有在記憶中遭遇純淨的眸子。

從一排浮動的睫毛上方掠過，卻沒有發現語言和文字的跡象。

思想與痛苦同行，心揣測一種從未有過的顏色：風景與高度。

3 時間的流淌中，目光指引飄飛的思緒，沒完沒了。

把時間的表情，分解成一段都市的程式，而你開始向心靈中某一個美麗的深處滲透。

當我與花朵在親近中擦肩而過時，在兩只高懸的蘋果間能找到你嗎？

激情，往往在存在高度時悄然引退，而只有一種心跳的飛翔直線上升。

悠長的亢奮一點點把目光墊高。

在時間的停頓處，我看到了巨大的陰影，我下意識地伸出誇張的手臂，迅速拔動漸漸恢復靈敏的觸覺。

季節的邊緣，歸屬佇望的詩篇。

2002年寄自江西

■ 李雲楓

夜 曲

我們貼近木板
聽牆說話
那些細細的，在紋路裡游動的聲音
那些不經意間彈出的
脆弱的黑暗
只要我們貼的夠近
能夠繞過那些咒語的迷宮
能夠將身體扁扁地擠入縫隙裡
一如我們陷入自己的內心
將那些充滿慾望的小獸帶離密室
但一切要是赤裸的，溫熱的
在城市中也是潔淨的軀體
我們就可以聽，那些魔鬼般的聲音
那些誘惑
只要我們貼得夠近
木紋就會向我們張開，使房間出現
使聲音閃動著幽藍的螢光
使我們在快樂中見到了死去的朋友
使我們那些隱秘的慾望慢慢呈現，
無拘無束
如同我們回到叢林
回到那些可以擊碎陽光的日子
就是這樣，我們聽牆說話
聽著我們從一個縫隙滑入另一個縫隙
聽著一個簡單的聲音
在不經意間重複重整個夜晚

2001.4.2北京

■ 殷龍龍

四 月 紅 恤 衫

1
我原來是這樣的無賴
抓住你不放
在愚人節的晚上還想打電話

2
我回頭看看來往的車輛
誰在走一條不歸路

3
我可以忽略許多東西
可以把自己退到認識你之前
那時的蘋果已瞪我一眼
你聽到的卻是悠揚之聲
在一個哈欠裡

4
在虛構裡走私
攜帶幾克愛的毒品
人們假裝視而不見，長期沉默
不過我並不知道
它的危險

5
我的危險
你最清楚
那天開車去北京站
差點把你甩下
深淵

6
自己給自己設套子

7
七是等待的數字
充滿懸念
大風穿上長裙、絲襪和玻璃門
我的情人是這樣的嗎

8
今天我去三聯書店遇到了夕陽

而去年夏天
它沒這麼多遠山和疾病
它跨下有一條小蛇
幸福游走了

9
你說你不敢保證什麼
誰也無法預知將來
多麼俗啊！我眺望漸漸衰老的樹林
天黑了也稽首而歌

10
我在身體的沙漠裡飲酒
鄰家的孩子闖進來
他趕來救我
他說：有一個女人
在雨中裸奔

11
春天啊，慾望已腐爛
情愛像草，在心中瘋長
另一個要去令人心碎的孤島；
我穿著紅恤衫
熱情似火，冷漠像灰燼

12
一個挑食的人
多麼自私。他下了火車站
像幽靈不言不語
事物就這樣攪拌而成
伴著微胖之旅

13
不要問我為什麼愛你
這個世界已模糊了那個問題
我不願把你改成妹妹
如果是，味道全沒
讓它折磨人好了
人生不易；讓愛看到我
讓我遮蔽我的手，不著一點邊際

2002年寄自北京

寫了許多超現實派的詩，在三十年代，
因為沒有什麼可羅曼的。

寫了許多超現實派的詩，在三十年代，
因為沒有什麼可象徵的。

寫了許多超現實派的詩，在三十年代，
自以為很偉大，很新，很美，很動人，
可是老婆說她看不懂，朋友們也反對，
還被詩神罵了一頓。（請注意！
我的詩神，不是你們的九個繆斯。）

寫了許多超現實派的詩，在三十年代，
除了杜衡，誰也不支持我的文藝自由詩自由。
咱們是第三種人，不左也不右的。

寫了許多超現實派的詩，在三十年代，
沒有人叫好，也沒有人叫倒好，
多麼的，多麼的寂寞啊！
但我還是我寫我的，用我的派克六十一，
管她媽的什麼毀啦譽的，褒啦貶的，
在那個飢腸轆轆炮聲隆隆至極可詛咒的亂世。

而在三十年代，丟那媽的三十年代，
你教我不寫超現實派的詩寫什麼呢？
難道寫“毛澤東騎著馬來了”嗎？
難道寫“蔣介石帶著兵去了”嗎？
多麼的，多麼的可笑啊，
那些標語口號文學以下詩以下！

我是詩人，所以不投他們的票。

後記：①此詩完成今年六月，很得意。②“毛澤東騎著
馬來了”，是左翼詩人田間在延安時寫的，一句分為三行，
很有名。至於“蔣介石帶著兵去了”，則係本人之新發明，
幽他一默而已。③二十世紀初，興起於巴黎的超現實主義，
影響了世界各國的詩壇，上海，台北，也不例外。

2002年6月12日記於聖馬太與老人公寓

在畫板上戩亂

聽說有些顏色要造反了。
那還了得。
據報：那是灰色。

她時常埋怨我，說我是個昏君。

我就拿起我的畫筆來，
在畫板上戩亂——
我把她加入青、藍、紫三色中，
使成為青灰色、藍灰色、紫灰色，
就像多霧的舊金山灣一樣，
帶幾分朦朧美。
這麼一來，她就哭了。

至於另一叛徒咖啡色嘛，
據報這個傢伙有點兒不大好惹。

為了要使我的風景畫
畫得更加寫實一點，
我不得不把他加入紅色使成為土紅色，
加入黃色使成為土黃色，
而且加入綠色，
給人以一種初秋的感覺。

可是橙色卻舉起雙手來表示反對，說：
我乃紀弦最愛喝的Orange juice，
豈可以其苦味破壞我的“純粹”？
不行！不行！

哈哈！“純粹”？
你不也是紅與黃二原色之複合乎？
何“純粹”之有？接下去，
咖啡色大發議論：
須知綠乃黃與青二原色之複合，
紫乃紅與青二原色之複合，
藍乃青中加入了少許的紅而成，
也是不夠“純粹”的。

請注意！他們都是二原色之複合，
而我卻是唯一的三原色之複合；
根據優生學的原理，
我乃最聰明的雜種中之雜種。
我若是苦了一點。
去問問紀弦吧，
他不是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的嗎？

■向明

悲傷十四行

不要叫得那麼可憐
一早讀詩
讀到一句空空的白
一陣慘叫從中間浮了出來
那是發自自掘墳墓的一頭驢
伸長絕望的脖子在吼叫
再也喚不回被嚇跑的上帝

不要裝得那麼可憐
不管自顧自的照鏡
顧影自得，還是
顧影自憐
一隻蛙已掉落在自己的深淵
世界早已伸手不見五指
誰的愛心也拂不到陷落的從前

2002年寄自台北

■馬非

考古學家

他可以含笑九泉了
他付出畢生的心血
對一把陶壺研究
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
有了結果

那壺用來盛尿
是一把夜壺

2002年寄自青海

■伍木

黃河三渡

上游河段（蘭州，二零零一）

黃河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刃
把憨直的山坳
切割成深不可測的河床
我在河上試探水流的脈搏
那令人愛過恨過血過淚過的脈搏

中游河段（三門峽，一九九五）

千年的皇朝湮沒在歷史的最深處
如果朝東繼續孤獨奔流
你會舊病復發
再度輕狂、施虐
吞沒整個開封府麼？

下游河段（濟南，一九九八）

節節挺進還是節節敗退？
自禹河道起變節八次，最後
黃河終於選擇親近這裡
不能再有絲毫疏忽與不甘地
記載著受傷的泛濫與沉淪

2002年一月六日定稿

廈門海關

請不要再翻動我的行李，長官
你攪亂了我記憶的次序
請不要再懷疑我的行李，長官

■莫云

牽 繫

之一

那條線總也剪不斷
從記憶的起點拉出
一路串接起一段段
或離合或悲歡的故事
而後，自你心底岔出
橫一條、縱一道
糾糾結結……
忙著網捉一張張
或清晰或模糊的面孔

之二

那條線總是理還亂
在我心深處盤繞
團團糾纏著一個個
時間與空間交會的情結
或許，我可以抽出頭緒
再用一把拋繩槍
將它從此岸射向彼岸
讓綿長的思念——
牢牢連接起他鄉與故鄉

除了一片人文山水的嚮往之外
我的行李就一無所有了

附記：二零零二年七月初赴內蒙前
在廈門過境，邊防人員因不信我會獨
往旅遊而徹查我的行李。

2002年寄自新加坡

■黃伯飛

老景散句

一朵詩花

一朵詩花
纔開到第三句就萎謝了：

一陣黑雲、黑風，把它完全黑掉。

生日蛋糕

“生日蛋糕上插幾枝洋蠟？”
“一枝。”

年年都是一個纔滿週歲的
Baby！

腦子和筆

腦子還能派上些用場
有筆墨，有紙張
紙張或許有年紀
筆 沒有年紀

記憶力

記憶力。有，可以用來證明自己；
沒有，每天的日子都是新的。

痛

忽然痛的地方不痛了。
燒香，唸佛，都為的是
這個“忽然”！

■杜風人

九一一週年詩愁——

天龍二帖

——壁虎和蜈蚣，在中藥
皆別名天龍，同名不同命也。

天龍(一)／壁虎

練就一身 超人
飛簷走壁的絕頂功夫
九一一的恐怖事件
卻只能 作壁上觀
且理直氣壯的拉把屎
給阿富汗

天龍(二)／蜈蚣

天生多腳 專走後門
坑裡來洞裡去
天下無毒不丈夫

黑白兩道江湖中人
各路梟雄政要 膜拜的
大哥大偶像

金庸武俠的另類俠客
愈毒 愈扣人心弦
愈毒 愈名震江湖
逍遙天地外一毒龍

地龍的辨證
——蚯蚓，中藥名地龍。

因為無足 遂退隱江湖
且退而不隱
我們是地下工作者

雲端傳來
淒厲哀號的
一首歌

呼嘯著
奔向死亡
呻吟著掙扎
在地獄邊緣喘息
火光燃起
滿城的恐懼
鮮血無休止的
淌成
長長的江河

鬼泣神號的
歌
緊隨著戰神
匆匆又趕赴
他鄉

8.9.2002寄自越南

■施漢威 戰歌

那九一一恐怖攻擊前的預謀
你們在哪裡

所有的情報工作
都是在地下進行

生於斯土死於斯土
國土是我們的家鄉

只是無眼再看
陽光底下的地上人間
見不得光的事

2002年秋/西貢孤獨島

■秦松

某夜

某夜是某人的戀情
漂浮星月的兩頭
某夜觀日沸滾海嘯
少飲一杯綠色的蝗蟲

某夜一切的可能與
無可能的可能約定
某夜已夏必然有夢如
夜之透明

2002年寄自紐約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楊克

對一小塊頑癩 發起攻擊

我遇到了一滴鳥糞
我說：一二三
我說：消失
像削掉一片果皮
喉嚨裡卡著一根魚刺
一朵頑皮的花
盛開後像貓臉

在東莞遇見一 小塊稻田

廠房的腳趾縫
矮腳稻
拼命抱住最後一些土
它的根錨
疲憊地張著
憤怒的手 想從泥水裡
摳出鳥聲和蟲叫
從一片亮汪汪的陽光裡
我看見禾葉
聳起的背脊
一株株稻穗在拔節
谷粒灌漿 在夏風中微微笑著
跟我交談

■林德功

給一位朋友

常常，我收不到一位朋友的電郵
螢幕上不可解讀的符碼
詭異乎一個個迷人的風景
我想，這樣也好
可以有更多更好的猜臆
淡淡的問候，或者
朋友的日子過得很好很幸福
想讓我知道讓我分享

每封信每封電郵我都珍惜
朋友問好我心中感激
我把要說的話寫下來，有時候
從鍵上傳送出去
回信的感覺真好
即使常常
接收不到一位朋友的來郵
我還是有好的猜測：
希望那是陽光那是快樂

8.1.2002三藩市

頓時我從喧囂浮躁的汪洋大海裡
擰乾自己
像一件白襯衣
昨天我怎麼也沒想到
在東莞
我竟然遇見一小塊稻田
青黃的稻穗
一直晃在
欣喜和悲痛의瞬間

■魯鳴

意大利浪漫曲：幻覺

A.

啊，親愛的，讓我們
再回到甲板上吧
看看東邊海面上的太陽
和這些年輕活潑的學生們
再聽聽地中海的浪濤聲
獨人一舟雖然美麗，卻多麼孤單呀
你應該感到：我們必須在一起
請不要猶豫，撲回我的懷裡……

B.

陽光這般溫暖
我們赤身醒來
啊，親愛的，你真美
我倆的裸體都很好看
你撫摸著我，吻我
用你的嘴唇在我的胸脯上寫字
我真不想睜開眼睛
好讓這時刻停留
好讓你永遠地寫下去……

C.

我感到，我所有等待的時光
為了今天都值得
親愛的，難道你不覺得
我把頭埋在你的頸窩裡
不斷地嗅你的身體
希望從今一輩子
不會把此刻忘記……

D.

汽笛響了，我們就要分離

你毫不在乎的詞語，卻讓我
從你藍色的眼睛裡看出你的在意
你說你愛我，但不能跟我去美國
你說我是個好男子，會有人再愛我
哦，親愛的，請不要這樣說
請記住這些溫柔的情景
從今以後，當你寂寞的時候
就給我打電話，給我寫信……

1992.7.19于意大利 Brindisi 甲板上

這裡沒有人煙

我知道，這裡沒有人煙
雖然曾經車水馬龍
雖然曾經風情萬千
穿梭在西部荒原的陽光之下
我的皮膚漸漸黑了
你說，如果有一頭長髮
我完全是一位美國印第安人

你可能沒想到吧
我身邊有一位強壯女郎
我們製造人羣
幾百年之後，這裡或許會有一
一個中國人村莊

你看到野山上
矮小的綠灌木了吧
你看到沙丘裡
罕見的黃色菊花了吧
在那裡做愛
在那裡摘下花，表示
愛情的艱難和永恆
是一種你無法體檢的風景
是我賞心悅目的夏日芬芳

2000/8/24新墨西哥

■雲亮

撫摸秋天

撫摸秋天，果子的肌膚
光滑可愛
女人們歡天喜地走進果園
樹上飽滿的果子在她們胸前顫動

風也在樹上
不厭其煩地翻弄葉子
一會兒扳過果子的這半面孔
一會兒扳過另一半

樹上還有知了
它們最響亮的叫聲早已死死粘在
夏日某個燥熱難耐的黃昏
此刻，我們透過知了薄薄的翅膀
看到神采奕奕的天空

撫摸秋天
果子的面容含情脈脈
女人們走出果園的姿態
多像一些樹啊
果子，陽光，樹葉，和已逝的蟬聲
一一在她們的身上浮現

2002年寄自山東

■張耳

冬 至

天這麼好，夢幻的冬至
陽光怎麼會斜射那些灰色的事情？
藍天，紅屋頂，晃眼的牆
松不落葉，白色轎車寬容地等
綠燈，都在這一瞬間成為我的
風景。然後
起動
奔向它該去的地方
把揚起的塵土
做為禮物留給我—
剛剛進入情景

抓不住的，天氣，風景
心情，都一樣

“灰燼，灰燼
我們都要躺倒！”

竟是女兒唱的童謠…

十字路口

一道難題。不是紅燈
就是紅燈，總有解不開的
運行。困難的下午堵塞
等號這邊，那邊。你
隔著車流張望
滿臉笑容推出整個下午
最明亮的分子。就暗下去

1/2/02

1/2/02紐約

倒退的車箱發出警笛
將長方體的重量分解為
虛性投影。卻很難
再化簡成站在電線上
帶翅膀的輕盈。還是空著好
沒車的時候，十字路自成
座標，不再像負罪的十字架
輕鬆地
想起那個不小心
讓我們變成孩子的
下午

1/2/02

臨床實驗準則

這裡是一青二白的天堂
滴水不漏。一冊又一冊
最莊嚴地記錄人生
最簡單的品格：
身高、體重、年齡
心跳頻率、血壓、呼吸頻率
不記錄姓名—1號，2號，3號
選入條件，排除條件
一筆又一筆用黑色圓珠
你說，詩就這麼往心裡流
睡一會兒吧，條例的
方陣。往心裡流，有誰知道
在我懷裡
你懷裡盛起一絲不苟的色情？

■孟芳竹

飛 翔

這樣一個詞被我輕輕喚起
在思想和夢境的肩頭
星辰依舊寧靜地閃爍
高山依舊聳立著蒼茫
依舊是被簫聲籠罩著的夜
依舊是聲聲呼喚遼遠著深情
是甚麼讓我的心情激盪
在一首古詩裡尋找殿堂
一千年的寧靜就停留在翅膀之上
每一次風吹都有夢蝶飛舞
舞著碎銀的月光 舞著恒古的熱愛
月是夢 愛是美
從夢開始的地方
從大河的一端升起
南來北往的雁陣啊
總停留在秋天的路口
此時總有詩人將背影瘦成相思
一聲嘆息 就會有羽翼馱著風雨
一次傾訴 就會有千株海棠憂傷而紅
渴望飛翔的人們眼望著藍天
明亮如絲綢的哨音把心靈佈滿期待
三月天 九月天
翅膀上的陽光 靈魂中的水晶
同樣的閃爍 遠隔萬水千山
同樣的飛翔 飛不出夢的家園

2002年寄自紐西蘭

■桑克

貓追著自己的尾巴 祭 奠

1.

沒有依靠。心思像雜技演員
站在一根麻繩上。而現在，這繩子
紅顏薄命，留下倉促的煙縷。
那涉險的人懸在半空中，竟有興致地
琢磨：怎樣走下去才算優美。

2.

打電話，迫切的廢話，和一個
不相干的人說。好像一只未被邀請的
燕子，飛入人家篤實的屋樑。
佩服人家的耐心，厭惡自己的無趣。
人家為餓飯守護秘密，卻無需代價。

3.

都習慣了，鑿洞的工作。
洞的逼仄和潮濕，是應該的。
或許是懲罰，或許配合了皮膚的小孔。
他把自己想像成泥鰍。有時候
望望青天白日，那裡生出有害的光亮。

4.

貓追著自己的尾巴。他追著
自己的影子。影子是代詞。很多東西
都像它，只有輪廓。他不忍說，
因為害羞，也因為自己爪的長度。
爪上生了霉斑，他解釋：是新長的軟毛。

2001/6/2/22:40

1.

用血付出的，不用血還。
雨勉強應著，但心里不甘。
儲備一下午，或許十二載
終於把殺戮降下。

2.

看敵人的可憐，你不要
憐憫，你心要硬，要模擬
上帝的磐石。
但雨，請你忍住有理。

3.

為兄弟做，為我做，
為你。僅僅是安慰是不行的
要力量，要善惡循環。
從山地到海，從湖泊到樹林。

4.

不許把耐性誣蔑，
懦弱和曖昧，是陰天的心機。
雨在雲的劍匣中沉睡。
正義，偶爾借助雷的喉管。

2001/6/2/23:07哈爾濱

■任知

站台上人潮洶涌
到處全是畢業生
車裡的人拖開玻璃
腦袋伸出窗外
窗外的人戀戀不捨
他們的淚和汗
滲入站台的裂縫
我看到
無數手緊握著
不忍放開
而此時的列車
喘著粗氣
緩緩滑行
它對此情此景
顯得不耐煩
它想儘快離開

他到海河對面的三條石
經常走這個胡同
他房子要拆
才注意到
電線桿上的廣告
交叉覆蓋著

他專找賣房信息
合意的抄下
信息上大多畫著平面圖
標出室、廳、陽台、廁所的面積
還有中介免談
信息上房子地址模糊
房主電話大多被撕爛
這一切
估計並非一人所為

2002年寄自天津

站
台

揣
測

組稿人語：遼寧詩人較多，是一個詩大省，但這裡我組的稿子不是全部的，只是遼寧詩顯微鏡下一個小小的洋蔥切片。我愛吃洋蔥，因此，我的個人好惡也就成了所謂的組稿標準這隻篩子的篩子眼——我篩選都是成長中破壞慾極強的青年詩人以及寫作中不斷有新變化又長期被詩壇忽略的“異類”的中年詩人的作品，他們的作品與傳統詩有著完全不同的跑道、啦啦隊和觀眾，我喜歡運動中的詩。（劉川）

■冷面狗屎

靜靜的歌

她還在唱
我越走越遠
直到她的歌和
一切沒唱出來的歌一樣
靜靜地不存在著

鏡子

你不在時
鏡子也照著
照著能照到的東西
在任何一個隨意的位置
它都照著一些東西
除非反扣在地上
鏡子就僅僅能照著黑暗
但是你不能看到任何一個
僅僅照著黑暗的鏡面

從這裡到那時

和從這時到那裡
一樣遙遠
但不是一種遠
甚至是兩種
相反的遠

四盞燈

這吊燈共有四盞子燈
已經壞掉的兩盞
還都像燈一樣擺著
你按一下開關兒
就會發現其中
只有兩盞還是燈

■李輕鬆

在心碎的路上 一路狂奔

“我像水一樣被倒出來了
我的整個骨架已脫節
我的心變成了蠟，在我裡面熔化”

我不止一次說起我殘酷的青春
我摸著那些尸骨，那些穿透了溫暖與
在時光上濺起回聲的死亡

我把白骨都錯覺為花瓶
它對我空洞地笑，並發出沉悶的回響
讓我聯想起風聲飛月亮，流逝這些詞語

我帶著一種憑吊的目光
我說這不是生活，而是命運

有一朵玫瑰被什麼碾碎，花汁四濺
卻是香氣四溢。彷彿我少女時代迷戀的
虛幻的氣息。鮮花裡攪進了血腥
哦，我懷著某種神秘的恐懼無人知道

從一個缺口中壯大起來
那年我十七歲，每天走過地下室
幽深的洞門
或像幽靈一樣穿過林立的掛圖和屍體
一種砰然的炸裂聲響起
我身體的開口處開始痙攣、陣縮、
逼向終極
一把刀劃過我皮膚的快意
它與這次的有什麼不同？

我是個從小就剔除了自戀的女人
被一種魚形的花瓶追趕著
在心碎的路上——一路狂奔

像大樹用來喂養蟲子
精神用來喂養肉體
我決計像祭品一樣獻出了
那種被肢解的感覺疼極了！
這一堆是我的血肉 這一堆是我的愛情
燦爛的拿去吧！灰暗的也拿去
從此我是個身心俱空的人
看著命運的刀刃說：來吧！

“我像水一樣被倒出來了
我的整個骨架已脫節
我心變成了蠟，在我裡面熔化……”

與亡靈相遇

一個黑衣的女人先于我飄然而去
一個黑衣的女人，她像個先導
那是春天，到處瀰漫著青草的氣息
我坐在窗台上，為什麼她來到
我的窗前
又一閃而過？為什麼送葬的隊伍
像個寓言
我的心裡卻充滿了快慰？

像我無數次站在高處，看見
蜻蜓、蝴蝶
以及一切行的動物
許多個春天，夜裡浮動著虛幻的
氣味
我站在窗台上，為什麼我對毀滅
懷著某種竊喜？原來葬禮與婚禮
也沒有什麼不同
我原本恐懼的心變得乾乾淨淨

■ 麥城

跟隨北風生活

聽詞典裡最細的光芒說
由于觀念佔線
下午四點三十五分的真理
未能打進我的生存狀態
比我決心崇拜你的速度快了四分鐘
比北風給我帶了某種不安
晚了五步
我準確地坐在了父親留下來的

那把比漢族還要舊的椅子上

椅子是北方的一個木匠
在漢朝砍下了一棵大樹
反復利用明朝的空閒時間
和對大明皇帝的恐懼
打製而成的
椅子的形狀方方正正
很像從我記憶裡逃掉的某一個人的臉
從椅子的上下左右
我能猜出木匠的當時內心狀態
但我無法判斷他除了對椅子的貢獻
是否還有其它的生活和經歷
他總共打造了兩把椅子
一把放在被皇帝用舊的野心裡
另一把則放在詞典裡
椅子確實是木頭的
但我越來越懷疑它不是木頭的。

■ 包睿

午後的獨唱

午後的獨唱低風
無力，蒼蠅懸在半空
像盲目的蜂鳥。愛情的
蜜液蒸發
空氣中瀰漫酸性的
詞。午後的
獨唱者騎著掃帚
飛行。而失意的戈巫
用尖叫搬移瓷器
這是聽眾散佚的午後

也許，他們正站立著
睡去……

半空中的雲

在回家的路上，我把
半空中的雲，指給
妻子，她說
像三座大山

在回家的路上，三朵
像山的雲，嵌進
周末的相框，這說明
直行的日子突然拐彎兒

拐彎兒？這是令人費解的
方言。我是說在出租車上
很快像山的雲拋在腦後
但把像雲的山搬回家中

午後的度過

午後如此漫長，像
鳥腹中一粒草籽
經歷了長途中跋涉
卻難以落地
生根。這麼說行嗎

——像七十歲後的一次
勃起，多不容易啊
你讓一個句子凸起，致使
另一個句子凹陷

午後如此漫長，瞭望者
無比焦躁，誰能開啟
色衰的視力

■張忠軍

電 梯

一條路直立在感覺中
看它取直的走勢
向上可以通向天堂
向下能夠直達地獄

一個個站台在指示燈裡亮著，滅著

我遠離大善也遠離大惡
在該下的樓層下來
相繼下來的還有很多人
其中有有資歷上天堂的
也有有資歷下地獄的

開電梯的那個女人有點像誰呢
在她的哈欠聲裡
有的人上來，有的人下去

細 節

一個布娃娃從床上摔下來
我聽見她在喊媽媽
接著又喊爸爸
一個人的童年
從她潤濕睫毛的淚光中閃過

我把她輕輕抱到床上
讓她摟著小狗靜靜地睡下
這對於一個男人來說
似乎有些矯情
但要阻止這個細節的發生
我沒有那麼大的力氣

■狂犬疫苗

給 予

你答應過的，給我一匹馬
我不是一個討債的，也不是個
敲榨犯：我多麼想要一匹馬
沒有馬，就給我四條大腿
或一隻馬蹄

現在我已經揀到一根馬鬃
掛在脖子上，等待風吹動，再掛上雪花

給我一匹馬，要麼給我一塊馬蹄鐵
在上路之前，你總得給我點什麼
在起風之前，大路上滾動昏黃的
煙塵之前

給我一根馬掌釘也行

我把它狠狠地往腳心裡砸！

■蔣振宇

夢中的老虎

夢中的老虎，有著
絢麗多彩的皮毛
它的憂傷不被獵人的子彈
所了解。它全部的生活
在叢林的最深處
抵抗著腐化的日益進襲

來回走動的龐大身軀
彷彿在夢中。北風吹動

一些動物紛紛以食物的形式
趕來朝拜，這不可一世的皇帝

我曾經反復地擦拭槍支
調整著內心的準星
我懼怕一個夜晚的到來
啞火的夢，激怒了死亡的領地
當老虎用一種輕蔑的眼神
從我的身邊走過
我夢中的大地，傾斜過來

我把槍支對準了自己
這也是一種征服的方式
而夢中的老虎，從此
不會再一次出現
不會像我冷酷的父親，讓疾病
在時光中苦苦糾纏

■王健

牙齒的功能

一位高明的牙醫
曾對我如是說：
你的門齒用于切斷食物
起刀的作用
你的犬齒用于撕碎食物
起剪的作用
你的小白齒用于敲碎食物
起錘子的作用
你的大白齒用于碾碎食物
起磨盤作用

于是，我若有所思
不止面對食物

■姜慶乙

帽子

老人的帽子遺留在桌子上
最後一頂
像他失語的身體
軟塌著等手舉起

灰布帽子使我恐慌
賊一樣盯我
皺褶的笑容裡填滿光陰
甚至在它空洞的深處
我聽見老房子漏雨

帽子像空鳥巢
鳥影捎走靈魂
冬天 森林也摘下樹冠
我無法送還他們的遺失

在風上寫好地址
飄落的帽子
重新量一次身高
就永遠仰望天空

石頭

我們在山上公園矮牆邊坐下
我隨手摸到一塊石頭
抓握兩次想砸向他的腦袋
(或許只做個樣子)
還是選擇用沉默攻擊

言辭已達極限
要求關係到此了結
他問為什麼聲音發顫

我看到我的強大
而僅僅半分鐘前
我還不知道會這樣說

他答應了我
決定艱難卻一觸而就
我揣著他扔在我心裡石頭下山
才猛醒征服他人竟如此可憐

我們的心住在石頭裡
生活的重錘
一次次敲打出火星
在盲目的命運中
我們把這點光亮叫作愛

■木樺

春風的力量

我懷疑自己的性功能
是從我看見父母做愛的時候起
到現在
這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

正是因為此事
我經常點燃野外成片的枯草
在裡面，我會聽到
一種崩潰的聲音

我12歲那年的一個風天
父親帶我去看原野
他燒毀了自家的秸桿
表情十分黯淡
說實話，那天我激動的哭了
眼淚汨汨流出
像一滴滴精液
在原野的春天中閃著光澤

■鬼金

午夜裡醒著的一首詩 來臨

——獻給博爾赫斯

黑暗在打掃著一切，一首詩即將來臨
像一個慾望的身體
在等著一個神秘的黑衣女人的到來
像一隻游曳在午夜額頭的天鵝，
低低的哀鳴著
像一件出土的古代兵器閃著大地的靈性
它的鋒芒裡藏著一場戰爭的古老夢想
今夜，一首醒著的詩進入我的夢，
老虎金黃的夢
我看見已經失明的博爾赫斯
在書籍的中間寫著他夢見的詩
每一個前行的文字就是他天堂路上的使者
在打探著他閱讀的光
從眼睛裡走失的具體時間
黑暗彌漫了他的身體，卻使詩更加的亮了
起來
有了詩，世界上的一切也就可以寬恕了
內心中的桌椅上坐著一個人嗎？
他是誰？一間傾塌的屋舍
從詩裡站立起來，一場暴風雨淋濕了
萬物的柔弱
道德的中心，午夜的中心，
從一首詩裡眺望著那位老人的背影
時間的時間中，他永恆。

●遼寧詩輯

■天外

致幸福的紅櫻桃

從青青的嫩綠開始
盤根錯節的枝幹就
堅持不懈地從大地
苦澀的泥土中
用生命拼命啣吮瓊漿玉液
豐潤那顆
慢慢晶瑩剔透起來的珠蕾
堅硬酸澀的你漸漸地
軟了、甜了、紅了
紅得讓看見的人
心都破碎

於是 妖豔與榮耀
光彩與驕傲
寫上了你的臉 讓你
更軟、更甜、更紅
紅得發出酒浸的紫
風都陶醉

終於 在風的卷狎下
枝幹悄然涕淚
忍痛割捨下
那顆紅得發紫的嬌媚 和
伴隨她一生伺候她
嫩綠的尾碼

嬌媚的珠蕾瞬間就破碎
流淌的瓊漿玉液
如血 在大地上塗染出
一朵妖紫的滴血玫瑰

2002年寄自澳洲雪梨

岳飛為其怒髮衝冠
蘇武為其苦寒守節
林則徐為之奔走呼號
鄭成功為之揮灑鮮血

它是五千年燦爛的文明
是李白的雄奇激越
屈原滔滔不絕的離騷
文天祥照汗青的丹心
陸游重拾舊山河的夢想

當身處它的懷中
它是一個溫暖的動詞
就像面對母親的嘮叨
溫暖之中也有許多煩怨
有時竟會產生無名的失落

當身處天涯而夢中遙遠的時候
它是心尖最強的顫音
靈魂深處永遠的聖地
孤寂時空裡最溫情的樂章

但是，現在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卻恥於提起這溫暖的詞
甚至對其侮辱踐踏而後快
有些人竟然想把它切成碎片
好像狗必須嫌家貧
兒應該嫌母醜
只有這樣才能跟上“時代”

我愈加小心使用這溫暖的詞
細心地把它呵護在心裡
不是怕以背叛為時髦者的指責
也不是擔心被譏笑為不合時宜
有時竟是不忍

2002年寄自澳洲雪梨

■陳積民

溫暖的詞

■心水

陌生人

時空大轉移，尖沙咀豪庭上
視線映現幻變的風景
白雲如絲帶披掛遠山
維多利亞海港的渡船與郵輪
輕輕泛起條條漣漪
棟棟華廈高樓參差堆疊
夜來眨著眼睛的燈光冷冷
閃耀的霓虹嘲諷著零落孤星
擠身廣東大道，匆匆趕路
人流像潮水，無人仰望天空
迎面的每張五官
眼耳口鼻齊全
獨獨欠缺展顏微笑
陌生的容貌，無有似曾相識
驟然發現自己，彷彿
是外星居民，非法的入侵者
我才是一位無名無姓
不屬於這片土地的異鄉人

後誌：旅次九龍居尖沙咀海港城
內港威豪庭第三十八層酒店，維多
利亞港灣映眼；擠身人群，容貌皆
陌生，頗感孤獨。

2002年八月一日於寓于九龍

■遠方

一棵（排）樹的問題

1.
為什麼能
擋住我的眺望
是一棵
若是一排
也只拖一道深深的夢魘
愚蠢得
如滿清的辮子
2.
你說是橄欖樹
他以為是山楂樹
如果是夾竹桃
還是樹嗎
為什麼能
擋住我的眺望
3.
附近沒有那條小溪
遠處沒有
那條混濁的大河
我已迷失
就是借助衛星定位
也只能確定
不在夢中
4.
一覺醒來就在那兒
不不 不對
同位素測定有誤
依稀記得
夢還沒開始
樹就注定在那兒了
5.
馬可孛羅到過中國
中華文物大量流失海外
我來了
被夾帶被走私被挾持
對這個問題
有新的解釋嗎
6.
沒有泥土要流失
也沒有風沙需要阻擋
以前有過嗎
沒有鳥兒來過
沒有風蝶來過
以前有過嗎
樹還在那兒
7.
可憐的老人
守著一節枯槁的史話
那棵樹
是一個夢魘
那排樹
是一個夢魘接著一個夢魘
8.
是不忍還是無能
已說不清
伐不去移不了
那棵樹那排樹
任它（們）長成眼中的白內障青光眼
然後
藍的天
只是一種記憶

■林子

隱 藏

四周都擺滿了椅子
大家都跪著吃奶

天氣不好，溫度太高
肯定口罩暢銷

門縫裡看不見牆上變色的燈
啞巴手中高舉著揚聲器

時 間

那年，遇到女人，聽到風聲
嘴是別人高舉著的口袋。雨下了
三天三夜
喝了酒後，忘了全部的嘴臉。
午夜。走在路上
這時思考彎曲，呼吸
一個緊接一個
我葬下一座鬧鐘。風不大

遺 像

節日紀念
我學會拍攝痛苦
十年像午夜的十三聲鐘響後
的遺忘。我會記下脖子上的牙齒印花
閃電那時刻，記載
一條公狗的笑

2002年寄自北京

■沈浩波

森 林

就像夜色
從山崗上剝落
少女脫去了她的
黑呢子大衣
露出滿身
母袋鼠般的溫軟
十八歲的少女
身體裡已經蓄滿汁水
像一只金黃的桔子
懸掛在綠沙發的枝頭
我在遠處看她
用的依然是
少年時的眼神

爐灰之城

而大風總有一天會刮過來的
刮過城市
刮過灰蒙蒙的廣場和街巷
像一條巨大的蹲在人們頭頂上的
灰色的狼
伸出它那長滿倒刺的舌頭
只“刷”地一下
就噬去了屋頂、塔尖
和人們的頭蓋骨
在風中哆嗦著趕路的人們
這才發現了異樣
他們把手探往腦後
從腦殼中摸出的
竟是一把把黑色的爐灰
當這座城市裡人們的頭蓋骨被大風掀去
它的上空
就會飄滿爐灰

煙卷與花紋

用煙卷
把肺葉燒成灰燼的 不是人

他把灰燼當成了海洋
熱淚盈眶

用針孔相機
對準女人 搖晃的臀
然後讚美的 不是人

他就著啤酒朗誦讚美詩 撫著額頭
像猩紅熱

用吃完生魚片的嘴唇
親吻美人的 不是人

他說美人 他說橘子
他躺在春天的鵝絨被上呻吟

他爬行 他哭泣 他咳出血
他賴著不走 他傷風
他破壞了風化

他想離開這該死的國度
他想坐船到突尼斯

他老了 吃不動核桃
可是一側身

他像一頭豹子
對身邊的虛空發出嚎叫
“一切都是生活
你們拿去吧 這不曾屈服的人生”

血液翻騰 顆粒巨大的老人斑
彷彿尖銳的豹體上
稠密的花紋

2002/3/2 寄自北京

■劉強本

戀 愛

一場夜雨下得像佛的眼睛

2001、6、29夜

前 門

用一夜的寒冷來消滅屋檐上的月亮

2001年1月9日

傷

“這個早晨 天空高遠
天空高過自己的頭顱”

“一間屋子空了
就是在眼睛上挖洞
一個秋天足夠穿行”

“荒涼與時同在
大地只會受傷”

“但你撫摸我時天藍了
十個海洋加起來才有的深藍”

“說著以後的以後
哭著今晚的今晚
讓我們在秋風中也能相愛”

2001年9月6日/7日

■ 藍亭

夢與世界

1.

我一直以為我就是世界的起點，
每天醒來，世界才開始忙碌
忙碌到我疲倦地合上雙眼

我也曾以為，我是世界愛的中心，
世界上的人認識我的人都會愛我
不認識我的，還在等待機會

從父母的嚴厲，我第一次知道
生活還有痛苦的一面
是我貪玩，考差了一次測試
還是我被轉移了愛的中心

某天起，我開始有了自己的理論：
在生活每一天裡，
我一定會有一個快樂和一個失落

如果快樂到來了的那天，
我就提醒自己，
失落就隱藏在某個角落

而失落的我，卻常常
只能找到一點小小的快樂，
從身邊飛過

2.

不久我發現
我可以不在是世界的中心
雖然世界還是在我醒來之後，
才開始忙碌

在我打開電視時，新聞才
進入到我；打開錄像時，電影才
穿透我；打開書本時，我這才知道
在我之前，有過那麼多的人和世界

周圍的人，不再關心我的感受

所接觸的感情不僅僅只有愛這麼簡單
我了解到世界上
還有很多善良的虛偽，
和很多虛偽的善良

第一次夢見一個班裡的女孩，
第二天我問她，你有沒有夢見我
她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從那天起
我知道，夢也不是真實的

3.

多少奇怪的感覺，我無法克制的幻想
關於書裡，電視電影裡他們描述的情景
有一天，我也會和一位女子
發生如此奇妙的聯繫

漫長而又焦急的等待

校園裡，男男女女成雙成對
那麼我也應該學習寫情書
但是寄給誰，我思維昏亂

在這世界的某個角落，
我的愛人正等待我寫下這封書信
這樣一個夜空般誘人的念頭，
讓年輕的我空生傷感

這樣的心動，時常落在
路遇陌生女子的笑臉
或者，遙遠虛幻的寄托

世界只有我為中心，
一個充滿愛的男主角
進入到一個沒有預知的故事之中

沒有人知道結局，
一切都在進行之中
那位未知的女主角，
也許一樣正在尋找我的蹤影

4.

世界在我夢裡醒來，
我在世界的夢裡睡去

我像一支花朵，每天到處開放只為
世界某處，
那位未知的女子有心留意

但第一場大雨淋濕這無辜開放的花，
我只有尋覓電視電影裡，和小說裡的世界
關於被拒絕，被拋棄，和被遺忘的篇章
那一段描寫都沒有這麼真實

第一次我感到世界的距離和沉重，
我原來也只是世界故事裡的一個配角
她才是主角

世界故事的結局，
都是關於她最後選擇的是誰

5.

從那以後，我常常生活在夢裡
我相信夢也可以是真實的
世界可以是虛幻的

無論世界如何轉變他們的中心，
我自己的夢裡的故事還是我自己的世界
在夢裡，我和她是相戀的

從分手那天起，我們又合好如初
我們時而遙不可及，時而促膝相倚
我知道，書裡的，電視電影裡的故事

都是寫的是他們夢裡的故事：
他們也在世界遺忘的角落裡，
把自己夢裡的世界，寫的如此真實

相信夢的人們，都在夢裡
和自己的男女主角一幕一幕演出
屬於自己的故事：

關於我和你，相愛相戀
從世界的開始，
一直到世界的終結

■冬夢

詩的世界擴張你 我同聲的呼吸

——重逢方明

別說分離不是戰火當年迷失的傷口
別說重遇非因時間激痛過後的癒合
我們

最終堅持唯一對詩的信仰虔誠
無怨無悔

敢對

宇宙的赤裸

風張雪揚的天空

告別大地的母親

花在瓶中難免寂寞騷動於小小的止水
若你如我

悲聲時流下一行行潰敗的

初醒微醒那一滴叫淚

醺醉難夢那一滴該喚水嗎

涉江尋舟

詩在流轉飄泊的歲月終趨靠近

整個世界未將我們遺忘

繼而相擁我們

無休止的沸騰澎湃

擴張

彼此的呼吸

二零零二年二月，香港

■葉盛生

逃 吧

舊唱片麻醉了我的身體

我垂死

尋找歌曲的缺口逃離

這個魔背後

我才能站起來

回到現實

回到真實的那個魔裡去

入 定

躍入半空

觸摸

躍入 半空

觸摸

終於抓 住 了

感覺

躍入 半空

感受

躍入半空

感受

終於感 受 到

忘我

詩的預言

一束蜿蜒的路

圍滿腰間

唯有走在無邊

夢境

一湖乾涸的底

扣準頭上

■五月

隨 想

定點

從這裡開始俯瞰

投射出一片白茫茫

抽縮

讓所有的神經僵結

龜裂

再剝落成透明與虛無

這就是真實的所在嗎

2002年寄自香港

唯有倒立顛覆

世界

一布閃麗的星河

披掛身上

唯有仰望蒼白

人間

時代在奔跑

終點

.....

湮滅

光榮

.....

哀辱

從來就是連體嬰

2002年寄自香港

■ 莫非

一台，一台，又一台台
五爺開心，戲裡當真

廟敞著廟，山望著山谷
晴天的和尚一百二十丈

清涼山

雲裡霧裡你走不走哇
一字不差信不信由你

不一會兒的樹葉長圓了
不一會兒的風颳跑了

山水之水，洗你傷悲
山水之山，壯我筋骨

紫色的花兒結束時
金子的雨，丁丁，丁當丁

20/7/2002

石梯

一陣雨，一陣停
路上的塵土打掃乾淨

世界那麼小
你又那麼遠

石梯彷彿濕漉漉的繩索
上去的人搖搖晃晃

就在身邊走著
就在天邊走著

風信子捎來的風
長滿了飛不動的羽毛

萬物的季節多麼不同
方死方生全憑一點運氣

21/7/2002寄自北京

■ 北塔

圓明寺

俗稱白馬寺，始建於宋乾德年間。

只有一棵光禿的老樹
像被迫還俗多年的老僧
用馬背上的眺望來守護
這久已荒敗的寺廟

這牛頭馬面的屋頂
這虎頭虎腦的屋檐
如何去迎接神的腳步
在沒有神要製造神的年代

那些在建廟前連胚胎
都沒有的柳樹，現在
已離開屋脊。神的恩惠
降臨於無情的草木

向下，再向下；柳樹的枝條
總是向下，伸入污濁的水面；
魚蝦的美味遠勝過廟堂裡
精美的供品，遠勝過經卷

窄小的石徑被朝聖的步履
磨得發亮，使兩邊的雜草
不敢相互接觸。只有一朵
小花朝著彼岸踮起了腳尖

拾錦塘

非得要急轉彎，才能上橋
才能向上；但是，誰能

在橋頂觀望風景後，不從
另一邊下去？誰能一直

仰望茫茫的天空而不得
頸椎病？只有那些瘋婆子
一樣的榆樹，赤裸著身子，
蓬鬆著亂髮，在嚴冬的風中。

流水穿過橋洞，像時間
穿過千瘡百孔的心靈。
遠方的一葉小舟承載著
太重的貨物，遲遲不能

到達碼頭。不斷掀動的
波浪，猶如歷史上的流血
事件，承擔著蕩滌塵埃的
使命，卻吸納了太多的污垢！

東白漾

少女的肌膚經得起船槳的
幾次划動？樹木繁蔭的
倒影彷彿是繡在了這片
錦緞裡，彷彿是繡女的淚痕

草帽遮蓋的黝黑面孔
被豐收的喜悅照耀著，像一面
離開了殿堂的破敗牆壁，
被冬天的陽光肆意嘲弄

他們要穿越多少風雨
才能到達一頓豐盛的
晚餐，才能安頓下靈魂，
在一個並不寧靜的睡夢中。

■臧棣

在戴維斯

——For Michelle Yeh

更多的時候，我想我只是在看。
但也有些時候，
我是在觀察，像一個木樁
因為身上新刷過的油漆顯得格外安靜。
一隻小瓢蟲的推土機熄火在頂端。

確實有過那種情形：
世界是美麗的，
並且，僅僅由於一個人的觀察而減輕了
重量。

我打開一些門，或者蓋子，
但我不會問，減輕的重量到哪裡去了呢？

幾隻雀鳥飛來，
在馬路的中央啄食
貓聞都不會聞的食物；
這些食物並不是因為小而被放棄的，
也不是因為小而被發現的。

而馬路兩邊的人行道上，
也確實蹲有幾隻貓，
它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朝向
那幾隻忙碌的雀鳥，樣子
就像是在編織一張網。

一切都因為安靜而變得容易解釋。
幾朵花沒有開放的時候，
像孩子們在飯前洗淨的小手；
而一旦開放，則像
新婚之夜中纖巧的裸足。

2002年寄自北京

■林忠成

迷途者

狂亂的月亮湧入窗戶
失戀的少女 在飢腸漉漉
的森林中 逗留不過五分鐘
便招來謎一般的雨
並由此迷途不返
讓愛她的人幾次在陽台上
哭昏

事情其實並不複雜 僅因為
那雙藍色大眼睛
夜夜在林中閃爍
有時毫不顧忌地
飄到窗前

殺人犯的親情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夜晚
人皮燈亮了
柔和地射照下來
因為愛上了她
以殺人犯的溫順
吻得我焦頭爛額
她有力的擁抱下
城市的乳房擠變了形
“輕點，輕點，親愛的
我疼……”

其實整個歐洲都疼
都在甜蜜的疼痛中顫抖
成千上萬噸炸藥
溫柔地舔著大地
為我們的婚禮增加藍色詩意

■七竅生煙

或者河的西岸

我在湘江邊
一個人
和一條河流
河是流動的
它不屬於一個人
一個人是移動的
可以移到河的東岸
或者河的西岸
也可以從水中飄過

再遠一點

昨天晚上
我一點也不頭痛
我是晚上十點
坐的車
我的弟弟上車
就睡著了
我不行
看著掛在駕駛員
頭頂上的鐘
我知道前方是冷江
婁底湘潭長沙
再遠一點
是什麼地方
我開始頭痛了

2002年

聽你的鞋音
在不遠的
遠處敲響

迴音在枕畔
貼近的
枕邊

更聲敲醒
欲醒未醒的夢
高高不高的掛在窗沿

高高的高過
低低不低的
星子

別讓它
回到有岸無岸的
岸邊

媽媽
我同樣是你的孩子
為何你不給我機會
讓我學學寫字

這一生
我默默地
看著我的兄弟
照著你的吩咐
寫得多有意義

媽媽
從小時候開始
我一直在抗議
如今
到了這把年紀
你連拐杖
也不讓我試試

2002年寄自越南

■ 秋
夢

左
手
的
抗
議

■ 游離

在一個有霧的清晨

遠處傳來隆隆的響聲
一隻大鳥從空中飛過
你一定以為這是在隱喻
其實不是
我確實看到一隻大鳥從空中飛過
在一個有霧的清晨

對一個櫃子的敘述

在未打開之前，櫃子是一個
秘密，一個還未蘇醒的少女

猜測是粉紅色的，而且必須
有一隻鴿子不小心跌落水面

掙扎，灰塵成為事件的中心
它從天窗的玻璃，進入舊屋

和花朵，像蜜蜂站在花蕊上
刷腿，蕩秋千，或與老情人

喃喃耳語，從櫃子的深處
傳來蟲子啃噬木頭的聲音

少女睡在窄窄的綠豆莢裡
夢見花崗岩在黑暗中炸開

河流、光、呼吸、初醒的血
櫃子裡躡出一隻慌張的蟑螂

2002/1/10于武峰

■ 梅辰

再 見

再見，夏日最後的玫瑰
吻別你蒼白的臉，乾枯的唇
已沒有眼淚，再給你鮮艷的一天
你死在我的髮間

無法忘記你蒼涼的笑容
沒有說再見——

再見的日子已經不遠
誰知道是哪一個夏日皂後一天
反正落葉總會如期地來

埋我們的愛
我們的故事

清風會在鳥兒醒來之前
悄悄地翻閱
那些舊事
早已被人忘卻

再見，夏日最後一片雲朵
我已用你做好一葉小船
載著我的愛人穿過海與天
相連的那條線——灰藍

是生命的邊緣

眼對岸的夏天裡

是否也有一朵潔白的玫瑰

也有一隻熟悉的手

把花插在我的髮間

2002年寄自紐西蘭

杜伊諾哀歌

第九哀歌

● 里爾克作
● 秀陶譯

為什麼如果可以過一生如
月桂樹，比一切其他的綠色
更深一點，每片葉邊略帶
起伏（像是風的微笑）——：那末
有什麼必要成為人呢——既逃避命運，
又祈求命運？……

呵，並不是因為世上有幸福的原故，
幸福來得短暫，隨後便是毀滅。
也不是為了好奇或者心的歷練，
這些對月桂而言也是一樣……

而是因為在世間存活的意義重大，沉復顯然地
一切都需要我們，這飛逝的真義，
還真同我們有關。我們，一切中消失得最快的，
只一次，一切都只一次，沒有重複。我們
也僅僅一次。永不重複。不過即使只活一次
這一次，即使只這一次：
在這世上活過卻是不可改變的了。

所以我們努力地要完成點什麼
試圖以我們的笨手來掌握點什麼
以我們過勞的眼神以及木然的心。
試圖有所完成。——把完成獻給誰呢？最好
當然是永遠把持住它……哎呀，對另一界而言
呵，誰又能帶走什麼？帶不走我們竭盡心力
緩緩學得的，也帶不走那曾經在此發生過的，什麼
也帶不走，只有難過。更難過的是生之重擔，
長期的愛的歷練——，只有
那些無以言宣的。而後
在眾星之間，有什麼用呢：它們更是難以言宣的
因為自崎嶇的山上旅人回到谷地帶不回
一握泥土，對眾人而言仍是不可言宣，只
有一個字，完完整整的，藍而帶黃的
龍膽。在此我也許可以說：房子
橋樑，泉水，入口，水壺，果樹，窗戶……，
或者：樑柱，尖塔……而說它們，你知道，
呵，那說的方式，連那些東西本身也
從不敢想像的。那不是這個狡猾世界的
陰謀麼，當它慫恿一對戀人
令他們覺得舉世都同他們一樣狂歡？
門檻：對一對戀人有多少
意義，說他應該把他們自己的舊門檻

輕輕地磨損一點，他們也，在眾多的前行者之後，
在後來者之前……

這是能說明的“時間”，這是它的家。
說出來並承認吧。比以往更甚
可以共同生活的一切已漸消失，已
被沒有形態的動作所排擠掉。
外殼下的動作很易破裂，只要
內裡的玩意長大了並取得新的外形時。
我們的心在一鎚一鎚之間
掙扎，正如舌頭
在牙齒之間一樣，而同時還要
繼續讚美。

向天使讚美塵世並非不可表答，
你只是無法以誇張的情緒令他驚奇而已，在感情的世界
他比你見得多，你只不過還是新手，所以
給他簡簡單單的吧，那些我們一代一代之人
傳下的，居於我們的手我們的眼裡就像我們自己一樣
給他看這些他會更覺得驚奇的；就像你那次
在羅馬立觀製繩者，在尼羅河上看陶工一樣
讓他看一樣東西能多令人高興，多天真無邪，而且是我們的；
就連傷痛的悲悼都全然由外形來決定，
像物一樣來作用，或像物一樣死去，——而且樂極時
唱得比小提琴還好聽。——而且這些
易消逝的物件當你讚美時它們也懂得；
我們雖然消失得更快速，它們依然向我們求救，
它們極想我們以隱形的心來轉化它們
在內部——呵，無限地——在我們內裡，不管我們是誰。

大地，這不就是你要的麼：在我們內中升起
隱形地？——這不就是你的夢想麼
有一天會成為隱形？——大地：隱形！
如果轉形並非你急迫的使命則又將如何？
大地，呵，乖乖的大地，我是要，但別以為
春天愈多便愈討好我——，一個
呵，只要一個就已經使我的血受不了。
我就是不說也自一開始便屬於你了。
你一向都正確，而友善的死亡
就是你神聖的妙想。

看呵，我活著。靠什麼呢？童年及未來都並非
愈活愈少……豐盈的生活
在我心中躍起。

弗蘭克·奧哈拉詩四首

●桑克 譯

在簡家

白色巧克力瓶裡裝滿了花瓣
在暈眩的目光裡沖刷著瑣碎的東西
這時四點鐘到了。那老虎，
渾身散落著花紋怒氣沖沖地跳過
桌面，花們的一縷頭髮
也沒有讓它分神，它往壺裡
撒尿，對著那只精美的噴嘴。
從瓷器裡，水蒸氣嘶嘶地往上冒
很和諧。“聖—桑！”這看似低語，
看似準確地纏住了帶毛的堅果
擁有它的惡貓呢，正病懣懣地彎著
身子。
哦，總在我這頭，鬧哄哄的精靈
總在播音室裡沉思，動物園附屬的
小花園，把下午牢牢地固定住了！
在那兒，音樂抓傷了它滿是瘰癧的
胃，野蠻的動物裸露著站立，
清潔而且小心，它們了解真正的危險
在一瞬間就會向它的毒牙示愛
用它那條完整而又奢侈的舌頭；
就在扔阿斯匹林前那一小會兒
在黃昏的玫瑰紅裡，現在扔掉椅子吧
空氣裡真正的威脅惡化了。

詩

我住在一個同志酒吧的上頭，我很
快活。

一輛警車老是停在門口
免得人們狂叫
或者鑰匙開不開鎖頭。但是
他也不可能開開。所以我們去瓊那兒
睡一覺，
布里奇特、喬和我。

我在香柏啤酒酒時碰到了邁克，這當兒
風凶巴巴地颳到這個地方，移動落葉
拍打著街燈。諾曼白唬著
傳奇故事，
有一股獨特的雞巴勃起的意味
彷彿人性。

我們去厄瑪那兒喝血瑪麗，

然後天黑了。
我們玩她的貓，它感到困了。我們
看上去挺溫柔。它外邊濕了。（把
他們拼寫成“同志”？）
群眾說他們是狂飲作樂者，而如果
他們是的話

我們就一定是塞莫皮萊的倖存者。

為了優美，在 派對之後

你總是不知道我在感覺什麼。
昨夜在暖春的芬芳裡我
發佈長篇大論反對那個對我不感

興趣的

人，正是對你的愛讓我
燃燒，

它不是多餘的嗎？因為滿是
生人的屋裡我最溫柔的感覺

扭動並

忍受尖叫的後果。伸出你的手，
那沒有

一只煙灰缸，很突然，是嗎？在
床邊嗎？你愛的那個人走進屋子
說在不平常的

今天你不要一點點
雞蛋嗎？

當他們到來時他們
剛好在做清淡的炒蛋，而溫暖的天氣
正在延續。

我的心

我沒有一直哭
也不會一直笑，
比起別人我不喜歡一個人“勞累”。
我將有一部直接的臭電影，
不但是一個熟睡的人，而且是大的，
超額生產的首輪放映的片種。我要
至少像平民那樣活著。如果
一些我的亂七八糟的崇拜者說“那
不像弗蘭克！”，多好啊！我
沒一直穿棕色和灰色的衣裳，
是不是？是。我穿著大號的工作服，
經常這樣。我要我的腳光著，
我要我的臉修過，我的心——
你不能算計心，但它是
我詩的比較好的部分，開放。

美國女詩人作品選譯①

Translated by *Mindy E. Zhang*

■愛米麗·狄更生

(Emily Dickinson, 1830-1886)

第887首

愛情像其它東西一樣，我們很快就
穿不下了
然後放進抽屜裡……
直到它變成古董時裝秀……
就像祖先穿過的戲裝。

第199首

我是“妻子”——我已完成了——
在另一個國度
我是沙皇——現在我是“女人”——
這樣安全些——

在這柔和的日蝕後面
女孩的生命看起來好奇怪——
我想地球是這麼感覺的
和天堂裡的人比起來——現在——

如果這一種是安慰——那麼
另外那一種——就是痛苦——
但為什麼要比較呢？
我是“妻子”！就此停止吧！

第1095首

對那些早晨象徵著夜晚的人來說
半夜會是什麼——樣子！

第883首

詩人點亮了燈——
他們自己——熄滅了——
他們挑起的燈芯——
如果是有生命的光

和太陽們一樣由來如此——
每一個年代如同一塊鏡片
放射出他們的
圓周線——

■愛米·洛爾

(Amy Lowell, 1874-1925)

蛋白石 (Opal)

你是冰與火，
碰你一下就像雪燙了我的手。
你是冰冷和火苗。
你是孤挺花的血紅，
你是月光點綴的木蘭花之銀色。
和你在一起時，
我的心是冰凍的池塘
在躁動的火炬下閃著光。

■瑪麗安·莫爾

(Marianne Moore, 1887-1972)

詩 (Poetry)

我，也，不喜歡它。
可是，讀詩時，帶著對它的

全然蔑視，你會發

現，詩

中，畢竟，有一塊留給真誠的地方。

■伊麗莎白·畢肖普

(Elizabeth Bishop, 1911-1979)

一門藝術 (One Art)

失去這門藝術學起來不難；
很多東西似乎本來就是要
失去的，失去了便不是什麼災難。
每天失去點東西。如果丟了房門鑰匙，
或浪費了一小時，那就承受失去的驚慌。
失去這門藝術學起來不難。
練習失去得更多，失去得更快吧：
地方及名字，你原本想要去哪裡
旅行。這些都不會帶來災難。
我失去了我母親的手錶。瞧！我所喜愛的
三棟房子中最後或倒數第二棟都不在了。
失去這門藝術學起來不難。
我失去了兩座可愛的城市。還有更大的，
我曾擁有的領土，兩條河，一片陸地。
我想念它們，但這並非災難。
——甚至失去你（開玩笑的聲音，我喜歡的手勢）我不會撒謊的。很明顯
失去這門藝術學起來並不是太難
儘管它看起來像（寫出來！）像災難。

沉潛與超越：洛夫新論②

●龍彼德

三
請看下面的詩句：

我們降落
大地隨之撤退
驚於三十哩的時速
回首，乍見昨日鞦韆架上
冷白如雪的童年
迎面逼來
——〈雪地鞦韆〉
驚見荷葉上一滴
黑色的淚
在溜轉中漸次擴大
而後
從一面巨額的粉牆上
無聲地滾落
——〈墨荷無聲——懷大千居士〉

這是**東方智慧**。在時空中捕捉一點即賦予其永恆性與普遍性，“故能在頃刻中見到終古，在微塵中顯出大千，在有限中寄予無限，此乃對詩本質的根本認識”①。這種具有純粹性、抽象性的詩，正是那種“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為盛唐北宋所宗的詩。

不錯，每個漢字
都在這裡找到了殘破的家
據說它將以最堅硬的核
鞏固我們
即將淪為廢墟的靈魂
——〈碑林說〉
院子的落葉何事喧嘩
我把它們全都掃進了
一只透明的塑料袋
秋，在其中蠕蠕而動
——〈未寄〉

這有**人文精神**。強調社會人格而不強調個體價值，是中國人文精神與西方人文精神的不同之處。重“人文”與“天道”之契合，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是洛

夫用以對抗機械文明、工具理性所造成的“意義危機”，化解生之愁苦，高揚人之價值的手段，也使他的作品具有哲學的深度。

不經意的
那麼輕輕一筆
水墨次第滲開
大好山河為之動容
為之顫慄 為之
暈眩
所幸世上還留有一大片空白
所幸
左下側還有一方小小的印章
面帶微笑

這首〈水墨微笑〉，**詩的境界**是在靜觀中以直覺見出來的，只有“直覺”的內容，而無“名理”的內容，使人在靜觀中興起一種悠然神往、物我兩忘的純粹感應，而進入一種超物之境。這種境界，只能感悟，不可言說，也就是鍾嶸所謂的“文約意廣”、司空圖所倡的“韻外之致”、王士禛所主的“興會神到”。

行色匆匆卻不知前往何處
到了路的盡頭耳邊響起破鞋與河的對話
水中他一幅傾斜的臉
窮困如跳蚤
處處咬人
坐在河岸思索一個陌生的句子
看著另一個句子在激流中逐漸成熟
雲從髮髻上飄過
起風
時，魚群爭食他的倒影

這首〈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贈王維〉的隱題詩，表現出**中華民族特有的情趣**，有別於西方及世界其他民族。

這是與地域文化、歷史積淀分不開的，也是情志趣尚及語言形式的安排所致。

艾略特認為，詩人過了三十五歲一定得具有**歷史感**，洛夫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說：“我們唯有看清歷史，才能深刻地了解我們面對的現實。”他曾一度熱衷於從古典詩中尋求靈感，希圖“通過對古典精神的把握和古典題材的吸取和消化”，“使讀者更清楚地看到歷史的真貌”②。〈李白傳奇〉、〈與李賀共飲〉、〈走向王維〉等膾炙人口的現代詩，就是對古典題材的加工與重鑄。〈猿之哀歌〉採用了《世說新語》中的典故，〈愛的辯證〉（一題二式）則取自莊子〈盜跖篇〉的寓言，它們都不是“古詩今譯”，而是一種新的創造，具備現代觀念、現代情緒與美學趣味的創造。最著名的是以現代手法改寫白居易的〈長恨歌〉，“不相信唐玄宗和楊玉環之間的愛情，真如白居易所寫的那麼純真美好”，對古典進行現代式的解讀，將這齣傳頌千古的悲劇化為辛辣的反諷與深刻的批判。

他開始在床上讀報，吃早點，看梳頭，批閱奏章

蓋章
蓋章
蓋章
蓋章

從此
君王不早朝

這四個“蓋章”用得最妙，既是對做愛動作的隱喻（對應上節“我要做愛／因為／我是皇帝”），也是對昏庸無能的暗示（除了“蓋章”，什麼事情都不會幹），還是對唐玄宗的譴責。“在床上讀報”，只有現代人才有的生活方式出現在千年前李唐王朝的宮庭，未免荒誕，滑稽可笑，反諷的效果是夠強的。

他是皇帝
而戰爭
是一灘
不論怎麼擦也擦不掉的
粘液

在錦被中
殺伐，在遠方

遠方，烽火蛇升，天空啞於
一鍋叫人心驚的髮式
鞞鼓，以火紅的舌頭
舐著大地

兩場戰爭同時進行，唐玄宗與楊貴妃的“床第之戰”是因，遠方的真正戰爭是果，“髮式”將二者連在一起，既隱喻“烽火”，又與楊的象徵暗合，乃是歧義的成功運用，顯示了洛夫詩語言的張力。

結局不言而喻，楊貴妃在馬嵬坡縊死，成了唐玄宗安撫將士、維護皇權與私利的可悲的犧牲品。

一堆昂貴的肥料
營養著
另一株玫瑰
或
歷史中
另一種絕症

“昂貴的肥料”是楊貴妃的諧音，她以生命作代價成就了別人，而那取代了她的地位的別人又何嘗不是皇帝的玩物，又何嘗不會重複她的命運？人性有難以克服的缺失，體制有無法排除的弊端，歷史有令人驚訝的相似。洛夫的批判既是社會的，也是文化的；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人類的。一語雙關、三關乃至多關，給予人全方位的震撼！難怪資深評論家張漢良驚呼：“這首詩，無論就詩行、段形式的複雜，意象結構的嚴密，用字的精煉，敘述過程的濃縮，任何一方面而言，都可以算是《石室之死亡》後，洛夫最成功、最龐大的作品，即使在這二十年的中國詩壇上，也是難得一見的。就其取材而論，洛夫跳出了《石》詩的生死玄想，拋開了《外外集》以後日常生活的瑣事，甚至擺脫了個人經驗與鄉愁，而回過頭來正視浩瀚的中國歷史與豐富的中國文學傳統，透過新的價值觀念，與文學技巧，加以批判與再處理，

這更是可貴的。也許這是洛夫該走的方向，也許這是中國現代詩該走的方向。”^③

有人問洛夫：“在你與古典詩有關的作品中，為什麼多以古代詩人為寫作對象？”洛夫如是答道：

中國古典詩中蘊含的東方智慧，人文精神，高深的境界，以及中華民族特有的情趣，都是現代詩中較為缺乏的，而我個人所追求的也正是為了彌補這種內在的缺憾。四十歲以前，我很嚮往李白的儒俠精神，杜甫的宇宙性的孤獨感，李賀反抗庸俗文化的氣質，但到了晚年，我卻轉而欣賞王維的恬淡隱退的心境。我發現，現代詩強調知性，直接介入現實人生，這固有其時代意義，但有時我也覺得現代詩太冷酷，不能與時空保持一種超然的距離。如果以古典詩的表現手法來處理現代生活的題材，是否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這便是我近二十年來所做的實驗。我詩中運用古典題材來表現東方智慧，有人誤以為我在“回歸傳統”。正如前面所說的，這是一種謬斷，因為舊的傳統是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回歸”的，我只是希望回到中國人文精神的本位上來。我所追求的是最現代的，是最中國的，繼承古典或發揚傳統最好的途徑就是創新。創新才是我最終的目標，最本質的追求。^④

這是洛夫個人的創作總結，也是中國現代詩的寶貴財富。

四

關於中國現代詩與中國新詩的關係，理論界至今尚有分歧。有人認為“現代詩”在中國一般已賦予“現代派”或“現代主義”的特殊意味，而現代主義並沒成為中國詩壇的主潮，或者說現代主義只作為眾潮流之一種而存在，因而不同意把中國新詩叫作中國現代詩。有人說在國外早有論者指出那種“現代主義”只能稱為“近代主義”了，所謂“現代詩”也只能稱為“近代詩”，中國新詩作為一種詩體，還沒有更“現

代”的詩體取代它，所以仍可全部稱為中國現代詩。還有人追溯了從“白話詩”到“新詩”的歷史行程，從詩本體立場出發，反思了它們的觀念形態及其發展過程所形成的“情結”，提出將20世紀中國詩劃分為“白話詩”、“新詩”、“現代漢詩”三個階段。筆者倒是趨向著名詩人、評論家痲弦的意見，他把新詩的發展分為兩個時期：1919年到1949年為“新詩時期”；1949年到現在為“現代詩時期”；“現代詩”又有廣、狹二義，廣義指當代的新詩，狹義指以現代主義詩的美學原則創作的詩。筆者以為，眾說紛紜的含義讓人不得要領，還是寬泛點好，中國現代詩就是中國新詩的**當代形態**。

洛夫的詩途跋涉，已近六十年，他為中國現代詩的建設提供了哪些可貴的經驗呢？除了上文談到的，尚有以下五條：

1. 靜態的悲劇。

此一命題最早見於洛夫的〈試論周夢蝶的詩境〉（寫於七十年代）。洛夫發現：“中國詩中往往以時間不可抗拒的無限流動，與空間浩瀚無窮的運化來暗示命運的力量；這種命運沒有人格意志，巨大無比，超乎任何個人之上，但它如出之以詩的形式，則產生的不是衝突式的，而是觀照式的，靜態的悲劇。”^⑤究其原因，洛夫認為，中國是一個講“天命”，講“道”的民族，個人面對巨大的自然力量時，唯一處理的態度是屈服認命。“這種態度的結果，一則形成了與自然妥協而使兩者產生和諧的關係，這就是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一則是企圖超越自然的壓力，而把自我提升到一種無我無物，澄明自如的境界，這就是老莊與佛家的思想。所以中國文學一直沒有那種衝突式的悲劇。”^⑥源自古希臘的西方悲劇，就是衝突式的悲劇。洛夫以杜甫名詩〈八陣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與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為例證，說明：“這種悲劇經驗的價值乃在以有限的事物來暗示無限宇宙中生存的意義，使我們能從深切的孤絕中感悟到生

命的嚴肅性。”^②洛夫有不少作品表現這種靜態的悲劇，如“老屋裡棄置一把黑雨傘／它背後孵出的／蟋蟀的夢／卻永遠是濕的”（〈美濃鄉村偶見〉）、“船上，陰鬱的釘子／緊緊抱著一塊腐朽的木頭入睡／鼾聲中，徐徐吐出／滿嘴的鏽味”（〈八斗子物語〉）、“而今，聽到隔壁軍營的號聲／我忽地振衣而起／又頹然坐了下去／且輕輕打著拍子”（〈時間之傷〉）、“曠野無人／讓秋空／自己去寂寞”（〈曠野無人〉）……等等。

2. 神與物遊。

2001年7月21日，在加拿大召開的第五屆“華人文學——海外與中國”研討會上，洛夫作了《神與物遊——兼談長詩〈漂木〉創作的心路歷程》的演講。他說：“所謂‘神與物遊’，即是內在世界的旅遊，一種屬於形而上的思想的，或精神的會。《文心雕龍》神思篇有云：‘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動容，視通萬里……故思理之妙，神與物遊。’這裡講的雖是文藝創作的構思過程，但也說明了文藝作品（尤其是詩）的審美主體（神，作者）與審美客體（物，描述的對象）之間的互動關係。”他指出：在西方，“神”重於“物”；在他，“神”與“物”互為主體（不是主從也不是對立關係）。“二者必須融為一體才能統攝全局，真正體現我與萬物共生並存的宇宙情懷，如此也才能達到莊子所謂‘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和‘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做睨於萬物’的境界。”長詩〈漂木〉正是“神與物遊”這一審美意識的創作體現。全詩共分四章：第一章〈漂木〉，直接展現“漂泊”的主旋律，這根逐浪漂流的木頭本身即是一個象徵，從它可以窺探到諸多冷酷的現實和一個不安的世界。第二章〈鮭，垂死的逼視〉，通過鮭魚這種天涯浪客的經驗，探討愛和生死辯證問題。第三章〈浮瓶中的書札〉，又分四節，一節一信（致母親，致詩人，致時間，致諸神），分別表現了母愛、詩美學、時間觀、宗教觀。第四章〈向廢墟致敬〉，針對因漂泊心態

與精神不安等所導致的人類整體文化的衰頹，甚至淪為廢墟而提出質疑與批判。洛夫解釋創作這首長詩是基於兩項因素：“一是實現我近年一直在思考的‘天涯美學’，一是自我二度流放的孤獨經驗。”並概括“天涯美學”之主要內容為二：“一是悲劇意識，乃個人悲劇意識與民族集體悲劇經驗的融合。二是宇宙胸懷，盡可能擺脫民族主義的符咒，走出政治、宗教、文化等意識形態的框架，做一個抱著夢幻飛行的宇宙遊客。”

“神與物遊”也就是洛夫在詩集《魔歌》自序中特別強調的“真我”：“要想達到此一企圖，詩人首先必須把自身割成碎片，而後揉入一切事物之中，使個人的生命與天地的生命融為一體。作為一個詩人，我必須意識到：太陽的濕熱也就是我血液的濕熱，冰雪的寒冷也就是我肌膚的寒冷，我隨雲絮而遨遊八荒，海洋因我的激動而咆哮，我一揮手，群山奔走，我一歌唱，一株果樹在風中受孕，葉落花墜，我的肢體也隨之碎裂成片；我可以看到山鳥通過一幅畫而溶入自然的本身，我可以聽到樹中年輪旋轉的聲音。”^③也正因為如此，無論“出世”還是“入世”，無論“情感的爭戰”還是“對意義的冥思”，無論探入生命的底層還是探向外界的現實，無論橫的移植還是縱的繼承，洛夫都得心應手，游刃有餘，不受這個世界的限制，獲得了最大的自由。具體到〈漂木〉這首長詩，它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既是個人化的，也是人類性的，既堂廡龐雜，又脈絡清晰，既維持了《石室之死亡》那樣的張力與純度，又避免了該詩過份緊張艱澀的弊病，故在台北《自由時報》副刊連載三月之後，引起轟動，被譽為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的精品”、“當代詩壇的重要收穫”、“在空境的蒼穹眺望永恆的向度”。馬森教授則將其與屈原之作相照映，讚嘆道：“屈原有《離騷》，洛夫有《漂木》，屈原致父祖，洛夫致母親，屈原問天，洛夫問神，屈原寫〈遠遊〉，洛夫寫遠遊的〈鮭〉，屈原招魂，洛夫向廢墟致敬……以一詩企圖囊

括屈原半生之作，何其壯哉！”

3. 意象化。

洛夫認為，中國詩的演進之最顯著的標誌，即由平鋪直敘的描寫，進化到意象的呈現。“所謂意象化，就是詩人把情感深刻地滲入事物之中，再透過鮮活而具體的景象表達出來，而這種表達是情與景的融合，故它是綜合的，想像的，感性的，意在言外的，其審美效果就在‘言近旨遠’。換言之，就是以最精簡而生動的語言，表達出最豐富而深刻的含意。”^④洛夫並不否認他從西方現代主義學過熔鑄意象的方法，但同時指出自己語言的意象化更多地是受惠於中國古典詩。如：“當鏡的身份未被面貌肯定”（《石室之死亡·42》）、“昨晚風起／我們大家都說／枯葉愛火”（〈大地之血〉），使我們聯想到杜甫的詩句“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均源於劉勰《文心雕龍·誇飾》：“顛倒文句，上句而抑下，中亂而出外”，“擯古競今，危側趣詭”。“夏也荷過了／秋也蟬過了／今日適逢小雪”（〈今日小雪〉）、“開一樹燦然的寂寞”（〈一株裸著的木棉〉），在宋代詞人周邦彥的“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妙句中，我們看到了同樣的手法，即詞性的活用，形容詞作動詞或名詞。〈麗水街〉一詩只有12行，卻並列了10種景物：傢俱行、照相館、一張臉、女生們、其中之一、狗、狗主人、彈鋼琴、炸臭豆腐、酒店，與馬致遠的小令〈秋思〉（“枝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何其相似！每一景物都是由情與智結合成的意象，一串意象組成一首沒有主人翁在場，然而卻充滿情感與知性的詩，傳遞了詩人對人生的感受與思考。

僅僅是字、詞與句法的重新乃至最佳組合，並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對意象的思維方式，有人叫“意象思維”，有人叫“直覺思維”，有人叫“靈感思維”，還有人叫“審美思維”，筆者以為還是叫“意象思維”為好，一是突出了詩的特徵（意象），二是涵蓋了直覺、靈感與審美，換言之意象離不開直

覺、靈感與審美，是它們的全部而非其一。洛夫的意象思維具有直覺性、突發性、矛盾性與神秘性的特點，在藝術技巧之前，就“先天”地保證了意象的新奇、鮮活與豐富。如：“我便怔住，我以目光掃過那座石壁／上面即鑿成兩道血槽”（《石室之死亡·1》）、“把夜摺成你所喜悅的那種款式／且望著你脫光肌膚伏在睡眠上／亦如雪片覆在潔白上”（《石室之死亡·54》），未經充份邏輯推理的直觀，有敏感與不受固有思維概念限制的長處。“把一大疊詩稿拿去燒掉／然後在灰燼中／畫一株白楊／／推窗／山那邊傳來一陣伐木的聲音”（〈焚詩記〉）、“搖籃中我兒子被一頭白髮追趕得不斷換尿布／祖母的微笑帶有濃濃的樟腦味”（〈漂木〉），由於偶發事件的介入，原意中斷，新意突起，好像使了魔法。“澗水邊／一朵山花／在一瓣瓣地剝自己的臉”（〈秋日偶興〉）、“而媽媽那幀含淚的照片／擰了三十多年／仍是濕的”（〈家書〉），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矛盾構成張力，提供一種似謬實真的情境，給日常事物以新的美感。“潮來潮去／左邊的鞋印才下午／右邊的鞋印已黃昏了”（〈煙之外〉）、“進入草堂／首先迎向我的／竟是從後院躡足而來的一行青苔”（〈杜甫草堂〉），生命本身充滿神秘的律動，賦予存在以難以測定的深度，語符的能指不只對應一個所指，而是適合其象徵範圍的眾多所指，使語詞的潛力得到極大的發揮。

4. 虛與實的處理。

洛夫將其提高到“無”與“有”的關係來看待。他說：“我們所嚮往的的‘無’既非佛家頑空，漸滅空的‘無’，亦非柏拉圖的nothing，而是無限有的‘無’，向上提升而無所不被的‘無’，故可說‘無’，乃宇宙萬物之本源。”^⑩所以，他在創作的時候，總是努力將可述性的意義減至最少程度，將可感性的詩質提高到最純程度，不僅寫“可能存在”的事物，而且寫意識領域內“不存在”的事物，“實”即“有言之境”，“虛”乃“無言之境”，他的一些引起反響的好詩，如

〈午夜削梨〉、〈子夜讀信〉、〈剃指〉、〈獨飲十五行〉，以及前文提到的那些禪詩，便是這二境的完美結合。“無”中含“有”、“有”中顯“無”的反覆體驗，“虛”中充“實”、“實”中留“虛”的多次處理，使洛夫的想像力得到了空前的騰飛，他的那些朦朧的、模糊的、雜亂的、眾多的原指情結、集體無意識、宗教情緒、潛意識以及智性、理念都被調動起來，共同拋起生命向力的大潮，並把詩人推向了平時求而不得的“高峰狀態”。用洛夫自己的話說，“也就是詩神進入我們內心工作時的狀態：有點癲，有點狂，有點酒意，甚至有點裝醉，而達到最高點則是忘我的放。這一時刻，也就是進入詩創作，為詩所述，不辨物我的時刻，理性的現實世界全部解構的時刻。這麼一說，還真嚇了自己一跳，回頭一望，四五十年歲月竟有大部份時間是在如此半醉半醒的狀態下度過。”^⑪這是審美的迷狂，這是入魔的神往，不言之言、非美之美由茲而生，中國現代詩的神性與魅力也展示無遺。

5. 對形式的探索。

形式之於現代詩，其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它不僅表現內容而且塑造內容，是以另一種感性的方式對詩的表現性意旨的承載。對詩的形式的探索，也是對詩的美感基調、美感設計、美學目的、美學信息的探索。洛夫在這方面也花費了許多心血，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值得我們效法。他一生求變，嘗試了多種詩體，有長詩，有短詩，有大體整齊的詩（如《石室之死亡》，64節，每節2段10行，總計640行），有齊中有變的詩（如〈漂木〉，4章143節，最長節215行，最短節5行，長節行數參差不齊，短節整齊劃一，總計3000行），有對古典詩的改寫（如〈長恨歌〉），有以古典詩句為綱（如〈車上讀杜甫〉，以杜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的8句為題寫了8節詩，構成歷史與現實雙向並行式，古典與現代相互映襯），有以古典詩句相嵌（如〈杜甫草堂〉，詩中嵌入“感時花濺淚／淚恨別鳥驚心”、“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等以

調節氣氛、刻劃人物），有一題二式的（如〈愛的辯證〉，同一題材二種不同的寫法），有講究排列的（如〈白色墓園〉，全詩2節，第一節20個“白的”在詩行之前，第二節20個“白的”在詩行之後，詩行排列有序，或抵地，或頂天，十分整齊，頗有圖象詩的味道），有變換句式的（如《漂木》，“跟著險灘走／跟著海潮的驚呼走／跟著把歲月踩得嘎吱嘎吱的鞋子走”、“肉身化了／還有骨骼／骨骼化了／還有磷質／磷質化了／還有一朵朵幽幽的不滅之光”；〈致諸神〉中一連10個“神啊！這時你在哪裡？”一連62個“在……”；〈向廢墟致敬〉中一連12個“忘了……”一連24個“向……致敬”。排句與疊句加強了詩的音樂性），有注意字形的（如〈煙之外〉，整首詩幾乎是“水”部漢字的變形與組合，“濤”、“潮”、“沉”、“海”以及“雲”、“雪”、“茫然”等，顯示了水的流動與變幻，將漢字的神奇發揮到極致）……真是絞盡腦汁，極盡變化之能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詩與隱題詩的創新。洛夫的小詩，玲瓏剔透，頗有唐詩絕句的味道。除了用字經濟、句構簡短之外，其表現手法更側重“賦、比、興”中的興，即暗喻起了主要作用，象徵的意義大於文字表面的意義，因而能留給讀者極大的想像空間，不僅耐讀，而且有味。由於小詩都是取材於生活，無不是生命的關照，故反諷的現代感十分強。加之多數篇什是在靈光一閃之間迅速完成的，所謂“妙手偶得”，更有一種自然天成的親和感。如〈華世街某巷〉、〈西貢夜市〉、〈剔牙〉、〈烏來山莊聽溪〉、〈馬雅可夫斯基銅像與烏糞〉等，都廣為讀者傳誦。洛夫的隱題詩，與前人所創僅具實用價值的藏頭詩大異其趣。它是一種預設限制，以半自動語言所書寫的新詩型，標題本身是一句詩或多句詩，每個字都隱藏在詩內（或句頭，或句尾）。它具有詩的充足條件，符合既定的美學原理，但又超乎繩墨之外，故有時不免對約定俗成的語法語式有所破壞，甚至破壞成了它的特

色，如前文所舉〈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一詩，是在限制與反限制的矛盾中，掌握詩的無限性；在創作兩難的困境中，重建詩的形構秩序；在放風箏般的運作下，達到“務去陳言”的目的。除了“窮困如跳蚤／處處咬人”外，其他篇什獲致的佳句，還有“碑石上的字／比上帝還要蒼老”、“樓上的簫聲灑下一把／玉的寒意”、“養一尾月亮在水中原是李白的主意”等。隱題詩的短處，是受標題的制約太大，翻出全新或相反的詩義不多，未免給人某種程度的重複感。此外，煉字有餘煉意不足，虛字不好安排，也使某些新手望而卻步。總之，洛夫在形式上的探索是多方面的，成績也是主要的，對中國現代詩之定形、豐富與發展做出了貢獻。

洛夫的詩藝也有某些不足之處，如他的政治抒情詩比較直露，對中國政治的把握尚欠準確，對一些問題的觀點偏激失誤，前期作品有的過於晦澀，後期詩篇有的比較平淡……但這並不能掩蓋他的光輝，更不能抹煞他的成就。洛夫的出現可以說是中國現代詩的一大幸運，洛夫的道路也就是中國現代詩的道路。

2002年3月寫於杭州

注釋：

①引自《詩的傳承與創新》，見“我的歌”代自序第6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3年5月1版。

②引自張漢良《論洛夫後期風格的演變》，見《魔歌》第237頁至238頁。

③引自《詩的傳承與創新》，見“我的歌”代自序第7頁。

④-⑥見《詩的探險》第224頁、224頁、225頁。

⑦見《魔歌》自序第4頁。

⑧引自《詩的傳承與創新》，見“我的歌”代自序第4頁。

⑨見《詩人之鏡》第48頁。

⑩引自〈如是晚境（代序）〉，見《雪落無聲》第3頁，爾雅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 ■

說詩小札

●黃伯飛

詩的頭一句

問：詩寫出第一句時是如何感覺？

答：蠶吃飽桑葉之後，搖頭晃腦把自己裹在這個橢圓形的形體裡，經過一番酣睡，忽然醒來，咬破這個絲絲纏緊的繭，略事掙扎，隨即展翅飛翔，這便是一首詩下筆即是頭一句的感覺。

問：這個比喻說得滿有趣味，可否再說一個？

答：潑刺一聲，魚跳；整個幽靜的湖活了。

孔子腦子裡的大自然

孔子說：“小子何不學乎詩？……多識蟲魚鳥獸之名。”揣摸他這麼說的意思，應當是這些動物都生長在大自然中，這個大自然包括這些動物，更包括所有這些動物生存的環境。於是蜜蜂有它的花叢；魚有它的池沼、江河和海洋；鳥有它的樹木、森林；獸有它的深山大嶺，而它們所共有的更是這個風、雲、雨、露，不斷滋潤的這塊陸地和日、月，朝夕前來照顧的天空。學詩的人能把這些都裝在他的腦子裡，那麼這些鳥獸蟲魚，花花草草都是活的，而他也就活在這孕育萬千的大自然裡。

白頭詩老

詩人是搞不清楚自己的人，等到澈底搞清楚自己的時候，恐怕頂上的白髮都已留不下幾根。

縮龍成寸

縮龍成寸，詩是一條小龍。龍雖小，要把它縮成只有一寸那麼長，這就是幾乎是近乎進化的一番工夫了。

詩的圖案

詩是風吹下的一組花瓣，趁著急湍，躲躲閃閃，越過許多錯錯落落的頑石，這纔在平靜安寧的水面上，呈現一幅幅美麗的圖案。

消化前人的詩作

只說欣賞前人的詩作，那不夠；要消化前人的詩作纔行。要消化，必須具備下列的條件：1.了解作者的生平，包括他的學、養和遭際。2.對他所生存的那個時代，用深切的歷史眼光去判斷。3.體會他為什麼——為什麼要寫出這首詩或詞來。至於詞藻、聲、律，那都只是餘事。

能消化了前人的詩作，他的詩，他的詞，就都能字字句句地溶入讀者的心胸。這就可以使要作詩（詞）的人，作出詩詞來，不要作詩（詞）的人讀來也受用不盡。

詩詞的分際

我上邊所說的“詩作”，把詩和詞籠統包括在一起。其實，詩和詞的分際：詩是隨時起興而作，詩體可以自由選擇（白話新詩更不消說），詞卻是要把情意字斟句酌，萬分小心地填進詞牌裡去，這在創作的過程中，顯然就看出彼此的分別來。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詩中的繁花

●向明

“意象”一詞我已經一再強調在詩中的重要性。甚至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的結尾說：“意象是詩中的繁花，沒有它，詩便美不起來。”台灣的名詩人羅門也曾說：“詩如果沒有意象，將會餓死。”我常常用一個自然界的現象來比譬我們對詩中意象的感知。自然界的風是無影無蹤的，在物理知識上的解釋：“空氣之流動是謂風”。但是我們要如何知道空氣在流動？我們必須藉助樹枝的搖擺，波浪的起伏，甚至門前風鈴的音樂聲，才能感知它的存在。我們心中興起寫詩的衝動，也是看不到摸不著的，必須藉助一個讓人清楚明了的事象來作對應的表現，如此才能感知詩的存在。如此我們知道，意與象的恰切結合才能構成詩。有意無象，或光有象而無意，都是詩的缺失。

我們中國的詩一向講求凝鍊和含蓄的。但是我們詩人心中要表達的常常是千頭萬緒。尤其改寫新詩以後，失盡各種約束，縱容詩人寫自由詩，詩已無法和規範，往往無法控制的一瀉千里，更加失去詩本應含蓄凝鍊的原旨。幸喜適時將詩必須應用意象這種手段提了出來，這才遏止住詩往概念和抽象說白方向發展的危機。這也就是說，過去古詩中使用意象的方法，是凝鍊語言，以適應格律的限制，而現代寫詩重視詩中意象的經營，是爲了節制泛濫的語言，使詩不會漫無章法。

我常常應邀去講詩，總是帶一些詩人們的作品分給聽眾看，請他們說出讀後感，以此來評定那首詩的爲人接受度，也攷驗讀詩人對詩的領會。有一次我拿了一首八十四行，分成四段，某名詩人的懷鄉詩給聽眾看。他們看了很久，沒有任何一個人敢站出來說一句話。我在好一陣子的冷場之後對他們說，誰能說出一點看法，那怕祇有短短的一句話，我送他一本

書。終於有個男孩子站起來說話了，他說：“有媽媽的味道。”我略感一驚。記得我曾在過去演講中說過，現在的廣告詞也會使用意象語言，“有媽媽的味道”這句廣告詞曾使某品牌醬油大賺其錢。我以爲這個學生套用我引證過的廣告詞，也是誇獎這首詩寫得很成功，我要他說出這首詩好在那裡，有媽媽的什麼味道。那位學生非常不好意思的說：“就像媽媽一樣的嚕里嚕嚕。”說得全場聽眾呵呵大笑，場面難得的輕鬆。我非常滿意這位學生的答覆，一方面表示他已了解使用“意象”語言來代替一般說詞的妙處，既簡鍊又含蓄，意在言外。另一方面他已知道，詩不能把話說盡，要留想象空間，不能像媽媽一樣的嘮叨嚕嚕。這首懷鄉詩利用八十行的篇幅把記憶中家鄉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晨昏作息，時令節氣，像記流水帳一樣的分行寫了出來，內容看來事象紛陳，非常豐富，事實上徒有詩的形式，意思全在表面，毫無詩的趣味。這就一首不知道準確使用意象的方法來代言的詩。寫的人不知道他的詩的“意圖”如果找到一個適切對應的“事象”暗示或比喻出來，會省卻多少文字，不會被人說成嚕里嚕嚕。爲了舉證用意象語言來寫詩的效果，我唸了王維的〈雜詩〉給聽眾們聽。這首詩是五言絕句，也是寫思鄉的，卻只有二十個字：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
來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

王維是用“寒梅有否著花”這一探問的口氣來關心他的故鄉。祇此一“部份暗示全體”的修辭方法即把思鄉的心意全出，那裡用得著八十四行的冗語來嚕里嚕嚕。我們的詩常被人譏爲散文的分行，便是因爲不懂用意象語言節省文字的原故。

圓中之圓 方外之方

秦松七十回顧展自序

秦松

●
山在吾之足下
日在吾之背後
星月左右 週而復
始 還不急於
西下
●●
坐姿以煙
立姿以畫
行姿以思
三思而後以
飛

——錄作者〈七十抒懷〉

我在圓中，又在方外。一如我在畫中，又在畫外。這是我現在的位置，可以冷靜的觀察和評斷我的畫。生命與藝術的自覺與自剖。

天圓地方，或天方地圓，都無所謂，藝術家有自己所掌握的壓縮時空。自然的時空無限，我的生命時空已度至七十，然則，我的無限時空在我的畫作上。方圓成爲我畫作的意象，在有限與無限的完成精神性與思想性，超乎現實的自然，乃人本的藝術第三自然。人文精神和個人的形象語言符號爲基石，象徵性的有所感有所悟，不直接說明什麼的自身（我之）存在。藝術來自自然，而走向與自然相反的道路，在我的創作道路上是如此。而且，堅定不移。

創作是一種快樂與痛苦共生的感受，一如生命的死生悲喜。藝術除了自我意識形態所限，無人無神可以設限。自創作以來，我一直享受這種痛苦與快樂，以至善面對醜陋，以異想打破慣性，以痛苦反思快樂。生命的美好與醜惡，都是吾人藝術的催生，藝術家最重要的根本，是捨棄自然，而有獨特的形象語言發現，以具有個性的表現技巧，畫因與畫思先於技巧，以別於只有通常技巧的習作。

揚棄比吸納重要，一如內涵比外在重要。

索洛、愛默生和傑佛遜總統

——劉耀中——

打破方圓，重建方圓，故我曾說過我的畫作“成於方圓，破亦方圓”。單純化是我近年生命的趨向，當然亦是我作品的趨勢。感性在文化的知性上，希望欣賞者也能如此。

回顧我在六十年代台北“不定形工藝展”（尤如今天的裝置展），少年的我已揚棄感性，而有“詩者思也，畫者化也，思而化之，必有新得也”之思。

我是一個煙火畫家，從台北到紐約，數十年來沒有變，而且是肉食情愛主義者，不食人間煙火，我無以創作。這對我來說並不矛盾，由於我正是通過現象，而走進思維的層次。亦即是帶著沉重的地面飛翔，才有意義，令無際的空無而不虛空。

我強調的語言與思維的準確性，現實性與藝術性的關係甚微。造形與變形在色變與變色的抽象必然上，然則，必然在現實生命的感受上，而實質化純粹化。抽象藝術，並非一般人認為的“行雲流水”，尤其是抽象表現主義，來自生命的血肉，來自生存處境。

戰亂令人不安，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的錯亂，藝術家進出於烽火人煙，完成藝術的規律與秩序之構成，也是我之主要的畫因。

藝術無所不在，最重要的是生命的處境與感思，除了感情，思維更重要。由於今天只有一波一波的浪潮，少見深沉厚重的思潮，也是我所關注的創作思維。我曾經想放鬆一點自己的創作，但是，你們看我文前的引詩，還是作不到閒淡如“行雲流水”。七十之年仍要帶著地面飛行，從圓中之圓向方外之方。意念在現代的位置上，對於後現代的關愛。

有一位青年朋友問道，畫家怎樣才算是成功，我說這不是從通俗現實上看，一個畫家青年受別人影響，中年完成了自我，老年而影響於別人，這是否算成功？藝術的生命大概就是如此代代生生不息。是為序。

2002年9月初在紐約

附及：我是一個無神論者，藝術是我的宗教，美學是我的信仰。我喜天空，不喜歡上帝。創作無所限，完成在藝術規律的自由上。 ■

218年前一份珍貴的歷史文件——美國獨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所有人類皆平等，任何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快樂的權利。”這份震撼世界的宣言，其主要起草人，乃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傑佛遜聰穎而富有理想，博學多聞又善於雄辯，十四歲時即通曉拉丁文和希臘語，二十六歲當上維吉尼亞州議員，三十二歲代表維州參加大陸會議，討論脫離歐洲列強，爭取自由獨立的國家大政，三十六歲執筆起草《獨立宣言》，從而奠定了美國獨立的思想理論基礎，和實踐的目標。更有意義的是經他奮鬥三年，終於落墨紙上的“信仰自由”的法條，成為後來《聯邦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之基礎。五十八歲當選為美國總統，1801至1809連任兩屆。於《獨立宣言》發表五十週年的1826年7月4日，在自己的莊園裡突然長逝，終年八十三歲。

傑佛遜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材，人雖去世，英名不朽，在華盛頓波多馬河畔的紀念亭中，留下一座莊嚴巨大的石像以供後人瞻仰，他的豐功偉績被後人尊為“美國的亞歷山大帝”。可惜他和亞歷山大帝一樣，都沒有繼承人。直到第七任總統傑克遜(1929-1937任期)才算是重新擁有美國統治權的總統。縱觀美國歷屆總統的業績，從傑佛遜到十六屆的林肯(Abraham Lincoln 1861-1865任期)之前，還沒有出現一位像他那樣能幹的強者。

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她的歷史就是一部移民史。就連擴展疆域，美國也和其他國家不同，世界各國幾乎都是靠戰爭侵略，或雙方達成協議，進行合併，而得到發展。而美國的領土中，大約有一半是用美金買來的。自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世界上被壓迫民族，有的是為了逃避政治迫害、自然災害或是本土

的苛政，也有的是為了尋求宗教信仰自由，紛紛扶老攜幼歷盡千辛萬險，投奔新大陸，追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權利。他們的政治制度也有異於封建帝國，連政敵也能得到基本的人權，而非“勝者王，敗者寇”，不是遭殺頭，就是淪為階下囚的命運。正因為此，美國才能在立國後短短的時間內，步入世界列強並居首位。

在這個移民的國度裡，種族繁多，膚色雜陳。聚民族之眾，集西歐文化之大成，形成一種多元文化的特點。在各行各業裡，都有少數民族的精英。上至總統（歷史上有四位是德國血統）；在戰場上浴血抗敵的將領，和社會上的大企業家，以及學術上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都不乏外裔美籍人士。

1830年之後，在知識份子中；出現了“尋金熱”，1848年終於在舊金山發現了金礦，一年裡湧進六千多淘金者，前來尋求絢麗斑斕的“美國黃金夢”。而中國成了美國資本家取之不盡的勞工資源，因而妻離子散，寫下了不少血淚史。1850年歐洲的礦工也紛紛湧向美國，1851-1855年，成千上萬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淘金的人，繁榮了美國。到了1869年美洲的東西鐵路貫通後，更是錦上添花，美國史學家稱其為“感覺良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改革的時代。

美國的思想家們意識到“集歐洲之大成”的教育方法與模式，已不適應美國這個新興的移民大國了。雖然那時的波士頓和古希臘的雅典相似，但那是模倣性的，而且遠遠不及。亞里士多德的學府，在波士頓首次出現，繼之，遍及北美洲，但都是一些小規模的獨立教育單位。

索洛(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是傑佛遜文化的理想人格的繼承者。其父為鉛筆製造商，由於時常吸入含鉛的粉塵而罹患肺結核症，以至身體孱弱，

常因缺乏一個健康的體魄而嘆息。家住在康科特(Concord)，受過嚴格的學校教育。拉丁文、希臘文有過不及格的紀錄，數學也不及格，未能考取哈佛大學，後來到校長處求情，校長看他態度誠懇，儒子可教，破格予以錄取。哈佛是私立大學，學費高昂，索洛只好半工半讀。

索洛性格內向，喜歡沉思反省，樂於閱讀，尤其喜歡印度教籍《薄伽梵歌》，進行自我靈修。他可是一個遁世者，曾在康科特附近的一個魚塘邊，利用廢木料蓋了一座小木屋。屋前屋後，種瓜種豆，捕些魚蝦，做點零工，離群索居，投入大自然的懷抱之中，過著世外桃源的自力更生的生活，常常獨坐湖邊，思想裡的象徵，充滿了綠色的湖水。他的筆觸有些像《啓示錄》，他認為人應該自由，美國應該回歸大自然的原始世界，到了那時，美國人才有教誨、領導世界的資格。

當索洛靜坐原野，觀看黃昏日落美景之際，聯想到康德的詩句：“天上的繁星，是我心中道德的準繩。”立下雄心壯志，要以他的精神，推動新大陸的進步。然而索洛處於清教徒似的嚴肅生活文化中，有壓抑的心理。他喜歡讀印度古代的哲學書Upanishad，相信“轉生論”，和美國另一位詩人惠特曼(Whitman 1819-1892)是一對學習“印度瑜珈術”的詩人。

雖然索洛爲了生活繼承父業，做一個實習製造鉛筆商，但他是一個夢想者。用於寫作的時間不多，他妹妹蘇菲常常幫助他整理文稿。他生前只出版了一部書《瓦爾頓》(Walden)，另一本寫的是對大自然的歌頌。曾寫過文章，反對奴隸制度。當約翰·布朗(John Brown)於南北戰爭時期，在哈甫渡口(Harper Ferry)襲擊政府的軍火庫，進行“叛亂”，爲了解放黑奴，最後被判了死刑。索洛寫了一篇〈爲約翰·布朗辯護〉的文章，另一篇〈叛民〉說明個人主義，可以反對政府。由此可見，索洛不是順民，他早年著文反抗交納選舉稅。〈叛民〉影響了大文豪托爾斯泰和印度政治領

袖甘地，也影響了美國民權運動中的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牧師(1929-1968)。

索洛有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布朗森·歐爾克脫(Browson Alecott 1799-1888)，他是一位佈道的牧師，也是一位美國教育界的天才。在四十歲之前博覽群書，並將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哲學改編；在費城的佛蘭克林創建了一所哲學會圖書館；在波士頓創建了學院。1830-1840十年間，形成一個哲學運動，雖然他失敗了，但影響很大。歐氏批評美國的教育沿襲歐洲傳統，不能因地制宜，認爲美國文化應有美國的文化特點，美國的文學應有美國自己的鄉土氣。這個觀點與索洛一拍即合！索洛畢業後執教，他的教育方法是循循善誘，啓發學生的智能，決不強迫學生學習，極力反對體罰。但他這些新方法與當時的教育制度發生矛盾而作罷。

中國的《道德經》和印度的哲學給索洛許多影響，由單一到多元，由多元到形式，我們能親眼目睹的是世界萬物，而形式則是幻象與幻覺。而1840年的美國，則因世界的不安定，導致美國的動蕩。就在那個時期，美國在海洋上爭奪霸權，即將超越古老的大英帝國，美國小說家梅威爾(Herman Melville 1819-1891)寫的小說《白鯨記》就是這個意識的啓蒙。

索洛看到人和大自然融合後，能使幻象毀滅，而產生真實。他聽從愛默生的勸告寫日記，將自己的感覺與認識記在日記裡，日後這些日記成了他的寶庫。

索洛是一個形而上學的航海者，超越了當代人的思考範圍，那是因爲受了德國超驗派和浪漫主義的影響。尤其是德國17-18世紀流行的一個秘密團體Rose-crucian的秘傳知識，是一些受諾斯替教訓練的虔誠派。不過索洛的缺點是見事不見人，因此未能執美國文學的牛耳，詩人惠特曼指出：“居高臨下”才能超越一般人的視野。

索洛認爲每個人都應該有個正常的家庭，而男人則是一家之主，這也許是他美國夢。他曾結識一位比他大七歲的

女子瑪格麗特·富來，富來是當時思想界的女超人，而且是浪漫的女超人，就像法國的喬治·桑德，她熟諳德國文學和哲學，說話動聽而富魅力。她常說：“我有男人的野心和女人的心腸”，他們組織了一個叫“超驗者”的團體，爲了宣傳需要辦一個作爲喉舌的雜誌，定名爲《日規》，富來自己當主編，索洛當了一陣子編輯。後來富來嫁給一個貴族移居到義大利，在革命運動中，不幸乘船罹難。

索洛曾愛上一個新英倫女子絲威爾，和她訂婚一週，因女方家族反對這門婚事，而索洛也難於接受絲威爾的女性個性而分手。而他弟弟的去世更令他心情憂鬱，對人生感到無趣而失望，但對大自然的純樸可愛，仍然心儀。同時他也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支配著宇宙萬物，使日月星辰按一定的軌道運行，這恆定的天象，決定了人類的命運。但是誰來主宰與統治呢？他沒有答案！他沒受愛默生的影響，加入唯一神教。那時的唯一神教尚未公開活動。

索洛是第一個真正的超驗論者，但他不喜歡別人說他爲“超驗論者”。他是愛默生思維的核心，然而愛默生對索洛寫的書，評價不高，認爲他沉緬於一些小事，浪費時間太多。索洛欣賞德國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不讚成英國哲人洛克沒有說服力的理論，更不喜歡法國卡爾的機械論。他認爲人的心靈中有一種看不見的“能”，這個論點，得到《日規》雜誌的共鳴。

索洛曾住在愛默生的家中，很喜歡愛默生第二次婚生的孩子。愛默生的第一位妻子，在婚後一年去世。

(未完·待續)

編輯筆記

●讀報得閱今年台灣聯合報系第24屆文學獎新詩評審獎得獎作品〈百姓〉，忍不住要在此表達對評審諸公的敬意。長期來看慣了各種獲獎的實驗性“前衛”詩作，那些意象繁雜、結構龐大、三數百行方容得下的詩篇，被過份地壓縮成60行左右，簡直令讀者透不過氣來！詩人貴乎創新，詩作當然富於實驗性，但既謂之實驗，則成功的自然不多，勉強選出，倒不如選一些清新可喜另有深意的作品。〈百姓〉即具此優點，“我們流了很多血，有時鮮紅有時暗黑”，那是為什麼？詩中不說，但苦難的中國人還能不理解麼？“我們互相做了許多壞事，但我們仍在一起”，但我們能忍受那居心叵測、公然出賣領土的國賊仍和大家一起麼？詩人雖有敦厚的傳統，也應對此口誅筆伐，這是編者讀罷此詩後橫生而出之感想！

●感謝詩人劉川代組的《遼寧詩輯》，下期再推出他從網絡上選編的《後現代網絡特輯》。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我們早前在網路上推出的《新大陸詩論壇》提供了廣大的張貼空間，歡迎大家瀏覽、投稿！但希望在印刷本上發表的稿件，仍請直接寄到我們的電子信箱或編輯部地址。又本刊原來的郵箱因垃圾信件過多，造成整理上的不便，已另闢新郵箱，今後來稿請寄nworldedit@hotmail.com。

●上期(71)黃伯飛詩作〈洗禮〉末句“來自渾灑清靈的大氣”，“渾”字誤作“運”，謹向作者、讀者致歉！

●詩道雖艱，但愛詩的有心人還是不少，從近年來陸續申請加入本刊的成員人數即可見。本期歸隊的有現居三藩市的詩人林德功，讓我們拍響歡迎的掌聲！

詩訊

●著名九葉派詩人杜運燮不幸於今年7月16日病逝北京宣武醫院，享年84歲。詩人曾多次來美，與《新大陸》一直保持良好關係。

●詩人紀弦詩集《紀弦詩拔萃》經由台北九歌出版社出版，從詩人11部編年自選詩一千多首中精選了95首，詩人對此極為重視，自稱是一部“袖珍全集”。

●詩人千瀑詩集《三釘記》、張耳詩集《水字》經由本刊出版，另詩人遠方詩集《九月的歌》亦將於今年十月、十一月間出版。有意訂購者請來函本刊聯繫。

●北京青年詩人李雲楓繪畫作品展於今年四月至五月間在北京美國領事館成功舉辦。是次展出1999至2002年作品40餘幅，他的畫詭異、奇幻、富有表現力。

●第22屆世界詩人大會原擬在桂林，後改為西安，最後定為香港，但一波三折，現決定於11月在羅馬尼亞舉辦。

●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中英對照《中外現代詩名家集萃》系列詩叢，有意者請去信香港銅鑼灣郵政31130信箱聯繫。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編輯中	\$10.00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離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目錄

No.72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秀陶	理會／從頭來過 1
劉川	下午的祖母 1
夏野	浮雕六記 2
陳銘華	人面不知何處去／ 意大利薄餅 3
蕭蕭	情感的斷片 3
李雲楓	夜曲 4
殷龍龍	四月紅恤衫 4
紀弦	超現實的三十年代／ 在畫板上戳亂 5
向明	悲傷十四行 6
馬非	考古學家 6
伍木	黃河三渡／廈門海關 6
莫云	牽繫 6
黃伯飛	老景散句 7
杜風人	天龍二帖 7
施漢威	戰歌 7
秦松	某夜 8
楊克	對一小塊頑癬發起攻擊 二首 8
林德功	給一位朋友 8
魯鳴	意大利浪漫曲：幻覺 二首 9
雲亮	撫摸秋天 9
張耳	冬至 三首 10
孟芳竹	飛翔 10
桑克	貓追著自己的尾巴／祭奠 11
任知	站台／揣測 11
天外	致幸福的紅櫻桃 16
陳積民	溫暖的詞 16
心水	陌生人 16
遠方	一棵（排）樹的問題 17
林子	隱藏／時間／遺像 17
沈浩波	森林 三首 18
劉強本	戀愛／前門／傷 18
藍亭	夢與世界 19
冬夢	詩的世界擴張你我…… 20
葉盛生	逃吧／入定／詩的預言 20

五月	隨想 20
莫非	清涼山／石梯 21
北塔	圓明寺／拾錦塘／東白漾 21
臧棣	在戴維斯 22
林忠成	迷途者／殺人犯的親情 22
七竅生煙	或者河的西岸／再遠一點 22
秋夢	夢／左手的抗議 23
游離	在一個有霧的清晨 二首 23
梅辰	再見 23

邊寧詩輯

冷面狗屎	靜靜的歌 四首 12
李輕鬆	在心碎的路上…… 二首 12
麥城	跟隨北風生活 13
包睿	午後的獨唱 三首 13
張忠軍	電梯／細節 14
狂犬疫苗	給予 14
蔣振宇	夢中的老虎 14
王健	牙齒的功能 14
姜慶乙	帽子／石頭 15
木樨	春風的力量 15
鬼金	午夜裡醒著的…… 15

譯詩

秀陶	杜伊諾哀歌⑨／里爾克 24
桑克	弗蘭克·奧哈拉詩四首 25
Mindy Zhang	美國女詩人作品選譯 26

評介

龍彼德	沉潛與超越：洛夫新論 27
黃伯飛	說詩小札 31
向明	詩中的繁花 32
秦松	圓中之圓方外之方 32
劉耀中	索洛、愛默生和傑佛遜總統 33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畫作	Sequoia·趙渭涼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秦松	(紐約)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啓良(聖荷西)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